

SEP 23 1948

# 年少明開

第一九一期(號月九)期一

# 中學學生

\*\*\*\*\*

我們爲什麼要學英語.....	蘇聯青年的生活.....	印尼民族的抗暴自衛.....	戰爭(時事特寫).....	拉斯基(時代人物).....	讀「風波」(精讀舉隅).....	看戲與國文學習.....	環球鐵道(算術趣味).....	蘇聯科學家死回生術.....	關於羅丹的「加萊市的市民」.....	再從詞的起源談到花間集.....	舞台上的讀詞.....	葉公見龍.....	趣味之頁(共四篇).....
彬然	茅盾	小漁	宦鄉	聖陶	孫起孟	龐翹助	許純舫	朱正明	李樵	李健吾	袁珂	編者等	

\*\*\*\*\*

每定期價二元五角 預定半年全 元五十三期二十

預定諸君注意！  
本店出版各雜誌銷數日廣，預定者不下數萬份，發寄手續力求完密迅速，惟各地交通尚有阻滯，郵局寄遞遲延，在所不免，訂閱諸君如有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將定單號碼及預定日期，在何處訂閱，用定單上原姓名函知上海福州路本店供應部，以便立即查覆，否則定單過多，無從查考，諸維見恕是荷！  
開明書店謹啓

## 開明少年

### 第二十七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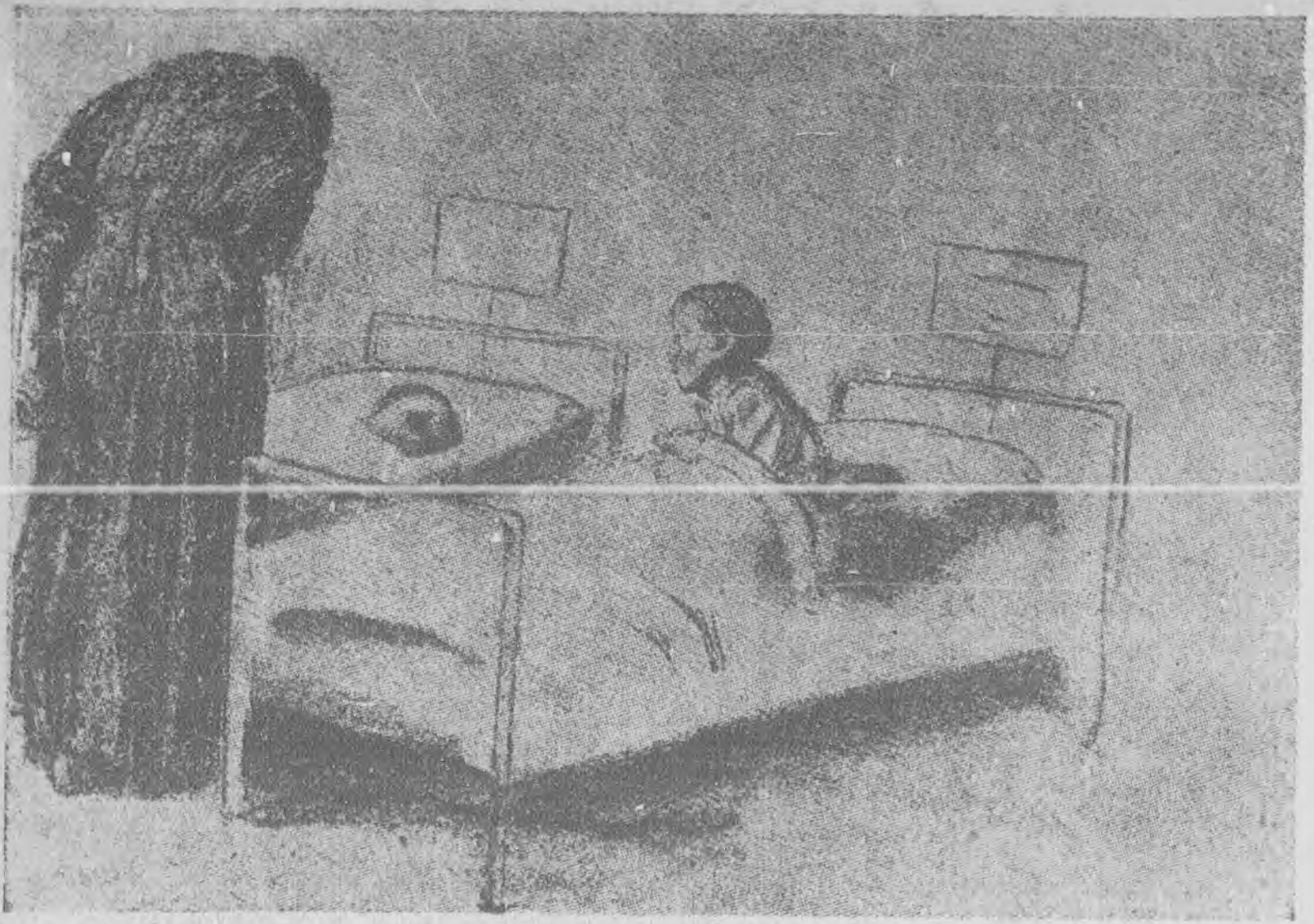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六角  
預半年六冊九元六角  
定全年十二冊十九元二角

編輯者 葉聖陶 賈祖璋 唐錫光 葉至善

出版者 開明少年社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 福州路 開封 書店街  
南京 太平路 濟北 中山北路  
重慶 保安路 廣州 漢民北路  
成都 祠堂街 北平 琉璃廠  
昆明 武成路 長沙 府正街  
貴陽 醒獅路 南昌 中山路  
杭州 盛頭巷 瀋陽 中央大街  
漢口 中山路



支維羅克·塞凱

室病童兒



# 開明少年

第二十七期

三十六 九月十六日出版

風箏(木炭畫).....

李樺(封面)

兒童病室.....

凱塞·克羅維支(扉頁)

「藏書樓」.....

思玄(二)

「\$·O·\$」.....

大方(四)

石油增產新法.....

顧均正(八)

差不多先生.....

王峻岑(三)

播種的人(小說).....

V納助著  
學文譯(二六)

日本貨來了.....

柏園(三三)

島國日本.....

陳原(二七)

舊事重提.....

一之(二九)

朋友(小說).....

李潔(三〇)

天空裏的大時鐘.....

墨軒(四)

葦的採集.....

賈祖璋(四)

家庭小實驗(九).....

振之(四)



苦命的苗家（少年歌選之二）……………宋揚（吾）

怎樣唱「苦命的苗家」……………大純（三）

本性（寓言）……………施君（三）

高爾基的故事（三）……………  
葛魯茲傑夫著  
戈寶權譯（五）

孩子們餓着！孩子們病着！……………孫平（六）

繩一條（廣東童謠）……………冶明畫（六）

森林裏的故事（八續）……………  
薩爾丹著  
易凌譯（七）

麥子哪裏去啦……………童兆傑（六）

槐樹（詩）……………孫景明（七）

鱈魚集（海濱瑣記之六）……………曹揆百（六）

給擦皮鞋的（詩）……………孫景明（六）

我讀「少年們的一天」……………王柏椿（七）

拿到了成績單以後……………子衍（七）

空堂……………傅廣霖（七）

水災記……………冬心（七）

「吃大戶」……………張廷輝（七）

黃梅雨……………馮孚（七）

苗子跳舞……………方永燁（七）



# 「藏書樓」

思玄

本誌上期有蘇原君的一篇「藏書樓」，是描寫用死功的同學們的。文中講那些同學以為只要把功課做好，就算盡了讀書的能事，所以他們一天到晚埋頭於課本堆裏，不運動，也不做別的活動，甚至連吃飯也覺得是多餘的。「藏書樓」是同學送給他們的外號。

我們覺得這篇文章的寓意很好，現在就他的意思發揮幾句。

拿藏書樓比喻用死功的同學們是很恰當的。因為這種同學唯一的本領，就是能死記課本。他們只曉得把課本一本一本的死記在腦子裏，他們的腦子不是藏書樓是什麼？不過藏書樓本來是收藏書籍之所，自有它的用處。人的腦子變成了藏書樓，就不僅毫無用處，而且會損害他自己。

這話怎麼講呢？

第一，所有書本上的知識，連課本也包括在內，都得經過一番消化，才會成自己生活上的營養料。腦子可說是精神糧食的胃，它的主要的功用，不在記誦書本上的東西，而在消化那些東西。怎樣消化呢？就是把那些東西反復的思索，推敲，比較，務必使自己獲得充分的理解纔罷手。書本上的東西經過這番消化，自會跟自己的生活思想融合，變成有用的知識；也自會靈活的保存在記憶裏，不用花死記的功夫。用死功的同學們把課本記熟了，可是沒有把課本上的東西消化。課本對於他們，就跟沒有消化而積滯在胃裏的食物一樣，不但失去營養的價值，而且變成思想上，精神上的累贅。結果他們的腦子越弄越糊塗，記憶力越來越薄弱，癡癡呆呆，變成十足的書獃子。做了書獃子，就永遠讀不通書，成了社會上的廢物了。

第二，書本上的道理，無非就是這世界這社會上一切活生生的事物裏所包藏的道理。書本的主要功用，就在增進我們對這世界這社會的認識和理解，讓我們好憑這種認識和理解去創造，去發展。書本上的知識必須跟一切

活事物配合着去學，纔能見出確切的意義和價值，也纔能被我們吸收到生活裏去。所以我們一面讀書，一面還該放開眼界，留心觀察實際生活裏的每事每物，拿書本去和那些事物互相比較，參證，發揮。可是用死功的同學們並不如此。他們把課本當作萬能，尊為至上，以為只要把課本念熟，就算盡了學習上的能事，其他都可以不問。他們不但使自己的學習和實際生活完全脫節，只學到一些空洞的無用的內容；而且久而久之，使自己在無形中也從這世界這社會裏孤立起來。結果他們讀書，正跟鑽牛角尖一樣，對課本鑽的越深，知識範圍和生活的圈子反而越狹，跟外面的世界也隔離得越遠。陶行知先生說，「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這話真是為他們寫照了。

第三，生活是多方面的，學習也是多方面的。讀書不過學習中的一個項目，讀課本也只是讀書中的一個項目的實驗，以供教學的參證；有各種運動，以鍛鍊體魄；有許多活動，以訓練我們的能力。善於學習的同學一定能自動自覺的去利用各種學習的機會，決不會死守着課本的。他們憑多種的學習和活動，可以使自己的智力體力得到平衡的發展，又可以收到各方面學習互相調節，互相發揮的效益。所以他們在學校裏，精神是愉快的，態度是活潑的，身體是健康的，學業是進步無已的，生活是充滿着朝氣的。可是用死功的同學們跟他們正相反。因為那些同學既然有了倚賴課本的心理，在學習上自然是被動的，勉強的。他們雖然拚命在課本上用工夫，事實上並不是他們在念課本，而是課本限制了他們的學習。他們把課本以外的學習和活動都放棄了，過着一種畸形的生活。結果他們身體一天一天衰弱下去，精神越來越萎靡，心情也越來越苦惱，不但課本學不好，而且連自己的身心也毀壞了。

由上面列舉的三點看來，可知「藏書樓」不止不是什麼光榮的雅號，簡直是可恥的諷刺。我們實在要替那些蒙受了這個稱呼的同學感到羞憤，希望他們趕緊改變過來，希望別的同学更不要走他們的路子。怎樣可以改變，怎樣可以不走他們的路子，上面三點裏已說的很詳細，不再多說了。

蘇原君又說，那個學校當局把「藏書樓」視為至寶。我們覺得那個學校有些特別。因為獎勵學生做「藏書樓」，明明是違反教育原理，辦學校的決沒有不懂得。在我們的想像中，每個學校的師長是一定會輔導同學改變這種不良的讀書習慣的。



\$ · 0 · \$

大方

德禮。描寫他用着揚聲筒向美國艦隊狂喊出求救的信號「SOS」，而又把S寫作\$，那是挖苦工黨政府一心要想美國金元的意思。

英美兩國曾於一九四一年八月發表共同宣言，聲明兩國並沒有擴張領土和其他的野心，這是有名的大西洋憲章的第一個原則。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即利用其從戰爭中發展得更富更強的力量，

正當西歐十六個國家，爲着響應美國國務卿馬歇爾的號召，忙於經濟復興的準備工作的時候，作爲十六國主要領導者的英國，卻因爲從美國借來的貸款（三十七億五千萬金元）快要用完的緣故，竟致大鬧其經濟恐慌。八月五日，工黨政府艾德禮首相向國會下院提出緊急措施的方案，要求授予戰時政府的權力，以便設法節省金元，渡過當前的難關。十日，他又向英國人民廣播，號召大家勒緊褲帶，埋頭苦幹。他說：「英國人民必須單獨爭取經濟的生存，正如在一九四〇年獨對希特勒德國作戰一樣。」因此，引起了反對黨（保守黨）議員史丹萊的慨歎：「以英國之大，而能長此領受美國的振濟，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這裏轉載的一幅漫畫，正是描寫英國工黨政府十分狼狽的情形。畫中把舵朋友的面相，一望而知是艾

儘量的實行對外擴張。美國這樣做，對於因戰爭而更加衰弱更加貧乏的英國最不利；因爲美國實行對外擴張最容易成功的處所，便是英國因衰弱貧乏而不得不放手的殖民地或勢力範圍。戰後兩年來的事實，很有些是美國催促着英國從他的殖民地或勢力範圍早早放手，以便美國早早接收的。然而英國的工黨政府卻偏偏甘心自受其禍，讓共訂大西洋憲章的美國食言而



肥，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

兩年來的事實這裏無從細說，不妨就從引起經濟恐慌的金元問題談起。在此次大戰以前，英國的金鎊與美國的金元是世界市場上兩種有勢力的貨幣。不過美元的勢力逐漸強大，而英鎊的勢力逐漸衰落，所以英國限制他的殖民地和他的勢力範圍以內的英鎊的匯兌，抵制美元的侵入。戰後美元勢力更大，美國要鞏固美元在世界市場的獨霸地位，便於去年七月間訂立的英美財政協定中，規定英國須於一年之內實行英鎊自由匯兌。今年七月十五日，英國工黨政府照約實行英鎊自由匯兌。事後雖經一番布置，無奈連英國本土也大家看重美元，不重看英鎊，以致借來的美元消耗得更快，引起了經濟恐慌。於是工黨政府大喊救命，只得向美國叫饒。而美國的應付手段，也顯出了他以援助歐洲復興為口號的馬歇爾計劃的本來面目。

在十六國舉行巴黎會議的時候，美國即已邀請英國代表到華盛頓去舉行魯爾煤斤增產會議。同時美國官方又屢次發表談話，明白指出德國西境魯爾區在復興歐洲方面的重要。原來魯爾在英軍佔領區的範圍之內，對於魯爾區的產業制度英美雙方的意見不同，美國的主張是足以妨害英國的利益的，所以英國不願意

在此時與美國討論魯爾問題。但是美國不顧一切，就在十六國巴黎會議閉幕的後一天（七月十六日），由國務院正式發布指令美國駐德軍事長官克萊將軍，使德國參加歐洲的復興工作；這就表示美國對魯爾問題將以強制手段貫徹自己的政策，使魯爾成爲在美國控制之下的復興德國基礎，以爲復興歐洲的先決條件。美國這樣做，不是明明白白在實行擴張計劃，而首先對英國不客氣嗎？然而英國偏偏甘心受威脅，對於美國的食言而肥竟毫無表示。英國爲什麼這樣的「不可思議」呢，原來是金元問題在那裏作梗。英國最希望美國能續借大量金元給他，最低限度也希望英國對於英鎊自由匯兌這個條件放鬆一下。美國就看準了英國的這個弱點，逼住英國先談魯爾問題。八月十二日，英美專家的魯爾談判在華盛頓開始。十八日，英美經濟談判也在華盛頓開始。魯爾問題雖與美元問題分別談判，實際上是息息相關的，而且先談魯爾後談美元，更足見



美國的高壓手段和英國不得不遷就的苦衷。二十日，美國財長史奈德宣布：美國已允英國之請求，暫時中止英美協定中關於英鎊自由匯兌的條款，以和緩英國美元儲備的消耗，二十一日，美國財政部官員又宣布：英國續提貸款至八月二十九日止僅剩四億美元，此數將把它無定期凍結。允許暫時中止英鎊自由匯兌，固然是放鬆一下英國；但是無定期凍結貸款，卻又給英國工黨政府一個嚴重的考驗。美國這樣做法實在不可思議！

至於魯爾問題，那不僅是英美兩國的問題，法國蘇聯都有關係。在魯爾問題與美元問題相關的情形之下，英國只有服從美國的主張，但是法國的意見必須顧到，於是英美法三國於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就德國工業水準及魯爾問題，在倫敦舉行談判。據所發表之公報，雖謂法國政府關於經營及管制魯爾各礦所取之立場聲明保留，但又謂三國代表團已同意英美駐德軍事長官所採取之措施。二十九日，英美駐德軍事長官發表聯合聲明，允准英美佔領區之鋼鐵產量每年得提高至一千零七十萬噸，此數超過以前英美法蘇四國協定所訂限額的兩倍。可見美國對於魯爾問題業已乘英國經濟危機的機會，完成了貫徹自己的政策的措

施。英國服從美國的主張，是受了美元問題的牽制之故。法國何以不表示反對呢？據說法國也正有急切需要美元接濟的苦處。只有蘇聯會對三國提出抗議，聲明關於德國工業水準及魯爾問題，祇能由四國談判決定。

就在英美法三國會談德國工業水準及魯爾問題的同時，美國國務院因傳聞西歐十六國將在馬歇爾計劃之下，要求美國貸款二百九十億美元，又於二十七日在記者招待會發表聲明，表示西歐十六國所提計劃必需是合理而切實可行的，又表示若美國之資力不足以應付整個需要，或當採用優先制度。這樣說來，美國在魯爾問題貫徹了他的政策之後，對於以協助歐洲復興為口號的馬歇爾計劃，已開始打退陣鼓了。這對於發出「\$O\$」求救信號的朋友，未免有些開玩笑吧！

美國的這種做法，在亞洲方面也是事同一例。從第一位特使馬歇爾回去榮任國務卿之後，我國政府也是不斷的發出求救信號。我國政府起先是希望已經應許借給我們的五億美元能夠到手，救救我們的經濟危機。馬歇爾會表示我國的國民政府應該容納國民黨以外的人士，加以改組。可是國民政府實行改組以後，

美國又說因爲中國沒有提出確切的計劃，五億美元貸款原議取消。貸款的希望雖是幻滅了，馬歇爾卻一再聲明：「美國對華友誼不變。美國並無冷淡相待的最後決定。」於是，杜魯門又派了第二位特使到中國來調查事實。這第二位特使魏德邁是蔣主席的熟人，對國民政府曾幫過大忙，這又引起了不少人對於美國的熱望。可是他從七月二十二日到達南京，至八月二十四日轉韓，並沒有吐露一些美國將如何援助中國政府的切實消息。魏走發表的書面聲明，卻指摘我國「大部分官員行爲不檢，聲明狼藉，貪污或無能，或貪污與無能兩者兼而有之。」又說：「在今日之中國，我人在諸多方面所見者乃一種漠不關心之態度，既不設法解決問題，而反以甚多之時間及努力，擲於責難外來勢力或追尋外來援助。」這種口氣簡直是對於不肖子弟的叱責。

(7)

但是，魏德邁特使這次到中國來，在時間上卻有值得我們注意之處。六月六日，美國國務院與陸軍部聯合宣佈，日本對外私人貿易將於八月十五日恢復。消息傳來，我國民間一致表示反對，即政府中人亦有主張停止考慮開放的。然而我國政府始終採取追隨政策。於魏德邁來了之後，不顧民間的呼籲，於八月一

日的國務會議中決定原則上開放對日貿易。行政院發言人表示：開放對日貿易辦法限制很嚴，日貨傾銷絕不可能。一句空話，就把反對開放的理由輕輕抹煞。這種情形，實在有些不可思議。

尤其不可思議的，就在日本開放私人對外貿易的一天，麥克阿瑟宣布以五億美元貸予日本，使日本在對外貿易方面成爲自足的國家。這個消息，對於六月底以前熱望美國撥給五億貸款的中國政府，不能不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吧！

美國這樣的做法，究竟是不是不可思議的呢？一步一步的撇開共患難的戰友盟邦，一心一意的扶助起自己打倒的敵國來，美國究竟爲着什麼呢？問題的答案可以有兩種：其一，美國爲着要對付蘇聯；因爲從美國的立場看來，蘇聯在戰後不斷的擴張，足以威脅到美國的安全。其二，美國是一個資本太多的國家，他爲着他的資本選擇較好的出路，所以要提高德國工業水準，要這樣貫徹他對於魯爾問題的政策；所以要開放日本對外私人貿易，要貸款五億美元給日本去發展對外貿易。對付蘇聯，不一定要選擇德國和日本當他的馬前卒。這樣說來，第二個答案似乎要比第一個答案確切些。



科學家的工作在探求真理，把研究的結果公開給社會。資本家之所以支持科學研究，目的只在斷研究的結果。

## 石油增產新法

顧均正

如果你住在上海，當你在馬路上看見一輛輛的汽車，首尾相接，東來西去，穿過一條馬路，你必須佇候好幾分鐘，你一定要想到，美國哪兒來的這麼多汽油？

美國石油的儲量是相當豐富的，但是自從汽車工業與航空工業發達以來，其消耗量已日漸增大，因此有遠見的科學家時常在耽心這種有限的資源，遲早必有涸竭的一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一九〇六），美國的石油工業原只生產三三〇〇〇桶的火油，當時大都是供點燈用的。但是其後因汽車工業的勃興，他們生產的目標不同了，供給的要求增加了，所以在一九三七年，美國石油工業所生產的是五七一，〇〇〇桶汽油與六五，〇〇〇桶火油，以及三五，〇〇〇桶潤滑油。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的石油產量更被迫增產至一，五〇〇，〇〇〇桶。像這樣大量的消耗，原有的資源自然在日漸涸竭，但是一方面需要還在增加，這是資本主義科學家的一件頗傷腦筋的事。

爲了消除這樣的矛盾，科學家就努力研究精煉的方法，使每一滴石油變成最多量的汽油，一方面採油家則努力把油井鑿深，希望把地下的油質儘量汲取。現在美國已有十三個深井超過一〇，〇〇〇呎，在一九三八年，且有一個油井深達水平面下一五，〇〇〇呎。據估計，若是把美國所有的油井都鑿至一二，五〇〇呎，那末全美已知的石油儲量可望增加一倍之多。

最近又有一種新的石油增產方法發現了。據說可以使原已將近瀕竭的油井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的產量。這在每日消耗石油五百萬桶的美國人看來，是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這個新方法，是由加利福尼亞大學史克立普斯海洋學研究院的微生物學教授兼細菌學專家佐培爾博士 (Dr. Claude E. Zobell) 所發現的。其法，於油井或油砂中移植某種細菌，於是這些微小的生物就在含油的沈積岩中向各方面繁殖，而從油砂，油頁岩，以及灰石之中把油滴釋放出來。

利用菌類來爲人類服務，佐氏的方法並不是創舉。例如製乳酪，釀酒，造醋，以及最近的製造青黴素與鏈菌素等，也都是利用菌類的。移植於油井的特種細菌是佐培爾博士在數年前所發現的。它們是一種脫硫細菌，在菌類中不算太大，也不太小，約爲五分之一吋，形如香蕉，通常都兩三個首尾相接，聯合在一起。

一九四三年三月，佐培爾博士在史克立普斯海洋學研究院中，研究海底泥漿中的細菌，及其把有機物變成石油中的碳化氫的方法。這個研究的經濟支持者，是美國石油研究所。

有一天，他把培養着的新細菌放在一塊油砂上，然後把這塊油砂全部放在一隻試管裏，上面注了些水。經過了幾天以後，他看見在水面上浮起一層油質，並且下面的油砂上在發生一種氣泡。大概在三四個星期之中，那油砂中的油質已完全給提出了。他把這個事實記錄在他的實驗室日記上，認爲這是一個有科學重要性的有趣現象——但是他沒有想到這是可以利用來增產石油的。

在這事發生後的下一個月，當佐培爾出席美國石油地質學家協會會議時，他就把這個發現向該會的委員會報告，於是許多採油家就立即看中了這個實驗的實際價值。

各式各樣的問題就跟着來了：「這種細菌是怎樣培養起來的？」「能不能把它們製成五加侖聽的商品？」「該值多少錢？」「能够釋放出多少石油？」

一個油商覺得這個發現有利可圖，就立即願以十萬美金購取他全部的實驗報告，及發展的佔有權。另一個油商答應這位細菌專家，如果他肯替他們工作，當給以每年一萬元的薪水，直至終身。

但是佐培爾博士把這些優厚的酬勞全都辭謝了，他回到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實驗室中，繼續研究

由首次實驗所觸及的種種問題。

經過了三年的實驗之後，他明白這新發現的細菌之所以能從沈積岩中釋出其所含的石油，全賴下列四種方法：

一 細菌所生的碳酸和有機酸，能溶解灰石以及其他的碳酸鈣顆粒。當此等顆粒溶解時，附着在顆粒上的石油就被釋放而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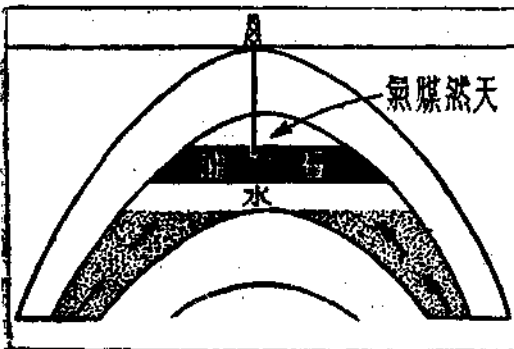
二 細菌本身會吐出二氧化碳氣，一方面當碳酸鈣溶解於酸類中時，也會發生二氧化碳氣。這些二氧化碳氣因為比液體和固體佔據着較大的空間，因此對於其四周的物質自必發生一種壓力，故能把砂岩間的油質，推送到能匯集成池的空隙之處，而便於啣取。

三 細菌對於油砂與沈積物有一種物理的吸引力。它們黏附在砂礫上就像吸在船底上的藤壺一樣，結果會把油質擠壓而出。這種細菌能着生於任何表面，只要這表面上不塗着有毒的塗料，像銅鹽和砷酸鹽等，就都可以牢牢攀住。這黏附的作用，在海洋裏約需四小時，在實驗室裏約需二小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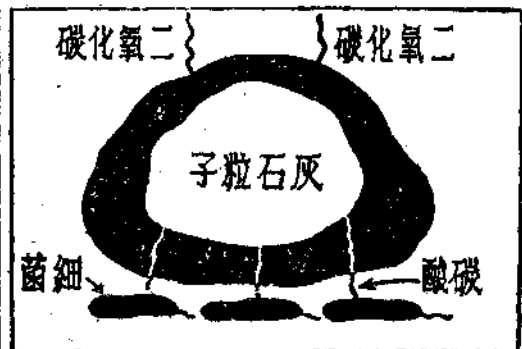
四 這一類細菌能產一種清淨劑，能減少油類的表面張力，使之易於在砂礫中滲透通過。因為它的產量極少，科學家尚不能測定它的化學構成。這種清淨劑洗除砂礫上的油質的情形，跟我們用肥皂洗除手上的油脂一樣。

據佐培爾博士的意見，世界上巨大的石油儲藏都是由上述的一個或若干個作用所造成的。

因為這個發現的應用，關係十分重大，所以佐氏決定把這個方法的專利權公開了。據加利福尼亞大學及美國石油研究所的成規，凡是由他們所主持的研究工作，其所得結果，都可為任何人所利用，而不另收取費用。凡是要得到這個方法



層岩到推質油把力壓的碳化氧二  
 。取吸筒唧便以，隙空的間



溶解酸碳，酸碳土產菌細  
 。碳化氧二生發，石灰

的詳細說明書的，只滯附去二角五分的印刷費及寄費，向美國專利局函索就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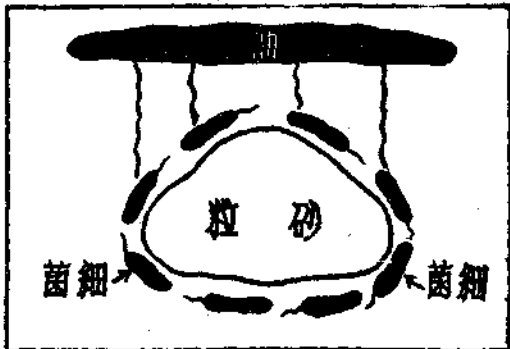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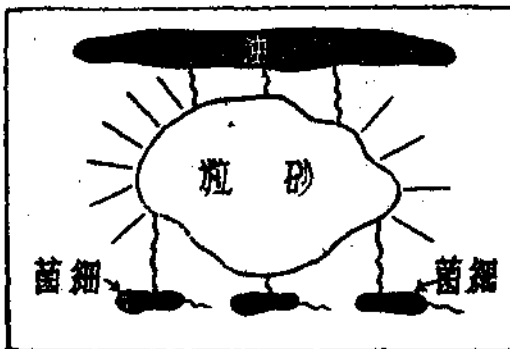
在目前，這方法的實地試驗正在進行之中。擔任這個工作的是本雪爾凡尼亞原油協會，是一個非牟利機構，而其所處地點的油井，又都近於涓滴俱無的景況了。以這樣的機構來擔任這樣的工作，是十分理想的。

怎樣在井中下菌種？移植多少的菌能增產多少的石油？現在還沒有得到本雪爾凡尼亞原油協會的報告，不過據說初步的試驗成績很好，在進行中的試驗就在希望得到一個肯定的答案。

據說利用細菌來增產石油，並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是非得專家的指導不可的。否則，其危險性很大。因為你所選擇的細菌必須是真正的脫硫細菌。佐培爾博士曾經指出，有些細菌會吞食石油的主要成分硫化氫。所以選菌偶一不慎，就有把油田整個毀滅的可能。像有些地方，從地質構造上看來，應該是很好的產油區域，然而事實上卻竟涓滴俱無，這恐怕就由於在過去若干年前，有食油細菌在那裏繁殖之故。

寫完了上面這個報道，不禁使我發生兩種感想。第一，一個科學工作者的研究一個問題，其目的只在探求真理，而把研究的結果公開給社會，但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企業家之所以支持某一項研究，其目的卻只在如何壟斷這個研究的結果。這個矛盾不解除，總是科學進步的絆腳石。

第二，資本主義的生產，有着一定的方式，即：生產——開闢市場——競爭——傾銷——增產——資源涸竭——爭奪資源——戰爭。所以當你看見上海的這許多汽車，而懷疑美國哪兒來這麼多的汽油的時候，你要明白，這並不是美國有過剩的汽油，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個奇妙的大矛盾。



表的費油弱減劑淨濟之生產菌細  
。去洗上砂從它把，力張面

而表的粒砂於集羣菌細  
。出碎被費油，上

# 王 峻 岑

## 圓 通 大 師

# 差 不 多 先 生

各 省 各 縣

究竟這個差不多先生是誰呢？  
我說：連你帶我，們大家都有一份兒。  
有時候，連最頂真最刻板的算學，也會變成差不多先生。

當年胡適之先生曾經作過一篇「差不多先生傳」，他說這位先生，——人人皆曉，處處聞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縣各村人氏。

他有一雙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兩隻耳朵，但聽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對於氣味和口味都不很講究；他的腦子也不小，但他的記性卻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細密。

他媽叫他去買紅糖，他買了白糖回來。先生問他山西，他回答的是陝西。他把「十」字常常寫成「千」，「千」字常常寫成「十」。火車是八點三十分開，他八點三十二分走到車站。他說：三十分跟三十二分還不是差不多嗎？

差不多先生的家屬和他的鄉鄰也都和他差不多。差不多先生病了去請醫生，卻請了一位牛醫來，牛醫用醫牛的法子給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點鐘，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嗚呼了。

差不多先生臨死說了一句格言：「活人同死人也差不多；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認真呢？」這兩句話博得許多稱讚，大家說他樣樣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因此給他起了一個法號，叫做「圓通大師」。

究竟這位差不多先生是誰呢？我說，連你帶我，咱們大家都有一份兒。





驚異的數的

實在說起來，這個差不多和那個差不多也有一個區別。一千和九百九十是差不多，一千和九百九十九也是差不多；然而這兩個差不多並不一樣。一個相差是百分之一，一個相差是千分之一。要是把千分之一算是差不多，百分之一就不能算差不多了！

同時，就算兩個差數差得一般多，有時候也不能說都是差不多。譬如買十萬塊錢的東西給他九萬九，是差一千；如果買兩千塊錢的東西給他一千，也是差一千。這兩個差數相等，然而這兩筆賬就不能作一樣看法。

十萬塊錢的買賣，差一千，是百分之一，這一筆賬可以一筆勾銷。但是兩千塊錢的買賣，差一千就是二分之一！那個做買賣的老板縱使是差不多先生，他不跟你那要那一千塊錢才怪呢！照這樣想法，這兩個差數就不能一律看待，並不是差不多的！

大小兩個數的差數，叫做「絕對的差」。差數和原數的比值，叫做「相對的差」。拿上邊那個例來說，都是差一千，這是絕對的差相等。但是一個差百分之一，一個差二分之一，這就是相對的差不等。二分之一比百分之一大五十倍，

$$\frac{1}{100} \times 50 = \frac{1}{2}$$

這就是老板非向你不可的原因。

一個整數和一個小數比較起來，當然一個小數就算不了什麼。——可是這也要看怎麼說法。如果算賬，按照現在這個年頭說，即使差個一百、八十塊也算不了什麼；就拿戰前說，算到小數點以後第三位，例如五元八角二分五，末了這個五就不算什麼。然而在工程建築，或是機器製造上說，那就不能這麼隨便，一個無論多少的小數，我們必須確切知道，它是準確到第幾位小數。假如疏忽了一個小數，說不定這一個工程就要倒，那個建築就要塌，一部機器就要爆炸。

這些話，也許你聽了有點不耐煩。因為誰都曉得，算學就是那麼頂真，那麼刻

板，厘是厘，毫是毫，一點也不含糊的。其實也不盡然，有時候，算學也會變成差不多先生，差個一星半點，不算什麼。你先不要大驚小怪的，讓我出一個很簡單的題。

拿越你的筆來，先點一個小數點，然後再寫九，一個九，兩個九，三個九……一直往下寫。這就是

0.9999999999……

我問你：這個小數等於什麼數？

等於什麼？奇怪！這能等於什麼？想想看！

對了，對了，這是個循環小數，——不錯，如果化成分數的時候，那就是

$$0.\dot{9} = \frac{9}{9} = 1$$

奇怪，等於一！

算錯了沒有？一點也不錯。

式子兩邊等等不等？——這就不好說了。

既然用的是等號，當然相等。可是想想，差一點，總是差一點，那就是差——「差不多」相等！你看：

少年明開

差不多來了！差不多就算相等，這不就該畫×，批槓子，吃大鴨蛋麼？

可是你必須弄清楚，所謂「差不多」和「差一點」，這兩種情形卻是不一樣的。

0.9 和1一樣嗎？差不多！差多少？十分之一！

0.99 和1一樣嗎？差不多！差多少？百分之一！

0.999 和1一樣嗎？差不多！差多少？千分之一！

0.9999 和1一樣嗎？差不多！差多少？萬分之一！

都是差不多，然而差得卻越來越小。

假設繼續的再寫下去，那麼差，差，差多少呢？

那就小，小，要多小就多小！

到底是多小呢——差一點兒，差一丁點兒！

你看：「差不多」和「差一點」這就不一樣了！

首先我們要看出來，所謂

0.9999999999……

這個數，實在和以前所見到的那些數都不一樣。以前的那些數，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然而現在的這個數，一會是小數點九，一會是小數點九九，一會又是小數點九九九，……一會一個樣，老是在那裏發展。像是一條尾巴，永遠在那裏伸長，伸長，永遠的伸長。

這已經不是一個固定的死數，它是一個能够生長活的數。一個死數是定型的，一個活數卻是永遠的發

展下去！在算學裏，一個死數叫做「常數」，一個活數叫做「變數」，循環小數就是一個「變數」。

這些變數，繼續的變下去，有時候漸漸的就要接近一個固定的常數，這個常數叫做那個變數的「極限值」。

一就是小數點九九九……的一個極限值。那就是說，這個循環小數照這樣繼續的變下去，慢慢的就會變成一。所以我們說，這個循環小數等於一。

但是仔細想起來，果真相等麼？——並不真等。它們兩個是「差不多」相等。

其實還「不是」差不多，是「差一點」相等。所以在算學裏，我們說，它是「趨近」於一，「逼近」於一，「變成」一——它的「極限值」等於一。

這是算學裏的「差不多」。這個「差不多」和差不多先生的那個「差不多」就大不一樣了。

差不多先生的「差不多」是糊裏糊塗的差不多；算學裏的「差不多」卻是「差一點」，「差一丁點」——這個差數要多小就多小，這個問題要多精密就多精密。

所謂「變數」，是一個新的觀念；研究變數，要有一個新的觀點。——「變動」的觀點。這是高等算

學裏最重要的一個部門，同時也是近代算學裏最龐大的一個部分。這一部分，不僅開拓了算學研究的範圍，而且在整個自然科學裏變成了最有力量的一種工具。

差不多先生的差不多，結果把自己藥死了，臨死還說「死了和活着也差不多」；可是算學裏對於差不同的研究，卻變成征服自然界的一支生力軍！

你想，這兩個「差不多」果真差不多麼？

胡適之先生對於差不多先生的批評是：「他的記性不很精明，思想也不細密。」我們的論斷是：差不多也不算毛病，只有思想不細密，這才是他的致命傷呵！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 昆蟲世界漫遊記

拉麗著 黃幼雄譯 三元六角

本書敘述兩個孩子誤喝了生物教授的縮形藥水，變得跳蚤一般大，到昆蟲世界去遊歷。作者在美麗的空中織入了科學。讀者會給有趣的情節所吸引，又可獲得不少知識。

店書明開

# 播種的人

V 納助著  
學文譯

日子一天天長起來，西邊兒的太陽越來越可愛，打這時候起，我喜歡到城外頭去逛一個晚上。

我時常爬上那光禿禿的，滿是石頭的山。那山矗起在城市的西北邊，跟城挨得這樣緊，你會想不是有一天山要倒下來翻進城裏，就是城要慢慢的爬上山去。

有好些條上山的路子，可是全都崎嶇的，有時候差不多不能走。最近的一條，穿過頂大一片蓋在市郊的屋子，那是一條窄窄的彎彎曲曲的街，越走越陡，坡子越高。那裏住的農民。那裏從來不曾乾淨過，有時候簡直太髒了。走在那兒，你會以為走過末了一間頂破爛的屋子跑進清爽開闊的天地裏去的那個時候，是永遠不會來了。

一條挺陡的，高高低低的山道迎着你，那上面鋪着高頭滾下來的岩石跟石子兒，印着人的脚印跟驢的蹄印兒。你走過一個墳場。等到你倦了，你的腿酸了，你在一塊石頭上坐下，四處張望。在你底下橫着整個兒城市：一堆灰色的房子，其間有幾座矗起來的鐘樓。圍子跟樹叢成了一塊塊的綠

色，散在各處。沿着長長的海邊，跟寬闊的港灣的碼頭上，人們在那兒走動，跟螞蟻一樣小，一樣黑。海很平靜，讓慢兒沈下去的太陽照成了深紅色。一隻挺大的汽船進港來，它煙囪口伸起一長條邊上帶着點兒紅色的煙子。對着山最遠的那一頭的屋子，窗玻璃全照亮了，於是你會看作這整片地方是在着火。

沒有一個人打攪過我。在我的周圍，就跟山邊上隨便哪一處一樣，除了岩石，長着刺的野草，跟零零落落的畸形的矮小樹子之外，什麼也沒有。那裏看不見一個人。城裏頭吵嚷嚷的聲音，每天到那個時候漸漸地輕下去輕下去，就好像漸漸地遠了遠了。我別的知覺全沒有了，只有眼睛在看，鼻子也懶懶地在聞，因為在山壁中間陰暗的地方，有鼠尾草跟鼠麴草的味道朝我飄過來。

我常常目不轉睛的看個很久，一直到天黑下來。隨後，我慌忙地回家去。

好幾回都像這個樣子。可是一天晚快邊我被一種叮叮噹噹的聲音嚇了一驚。有一個人打墳場裏出來。在那兒鎖門。等他走近來，我看得比較清楚了。高高的，瘦瘦的，彎着個背，仗着一根拐棍兒支起他那條殘廢的腿。他的衣裳破破爛爛的。他走得很留神，牙齒縫裏噴噴咕咕在說些什麼。他正好走過我身邊。

一看見我，他就停下了。他的臉被心頭的痛苦搞得歪歪扭扭，滿是皺紋，一部長長的鬍鬚亂七八糟的長在上面。他的眼睛很野；向四處閃着，就好像他在找一個人來發洩他的不痛快似的。

「你是誰？」

「是孩子。」

「學校裏的孩子？」

「是的。」

「你打哪兒來的？」

「那個島上來的。我爸爸媽媽在那兒，」我回答他，一邊用手指着海峽那一頭。

「哼，」他臉上的模樣稍為和順了一點兒。「那麼，你在這兒幹什麼？」

「我坐在這兒看風景。那真逗人愛。」

「哪裏有什麼逗人愛的？」他四周看了看，問我。

「什麼，全逗人愛。那個城。」

「城？你是說你以為那個城逗人愛嗎？毛孩子！傻瓜！那個坑嗎？那個豬圈嗎？那個餓狼洞嗎？小傻瓜！」他朝地下吐着口水。

起先我嚇壞了。那根拐棍兒在他腳窩底下搖擺起來，那個生鏽的墳場鑰匙也在指着城裏的那隻手上搖擺着。

「你曉得些什麼？你不過才打哪一個村子裏來。可是你

就下一瞧吧。那個「逗人愛」的城也會把你坑了。會的，你過後就會知道。小傢伙，你聽我說。明兒一早就把東西收拾好。跳上一條船。回你媽媽那兒去！回你爸爸那兒去！」

這會兒，我不再想避開這個人了。他又說下去。

「瞧那個城把我搞成了什麼樣子！一個病人。一個殘缺不全的東西。我有三個孩子。噫，你看見那下面路邊上的茅屋沒有？除了一扇門一扇窗，就什麼都沒得。是個貨真價實的地窖。又黑，又潮，沒有地板。」

「可是……」  
「你道「可是」是什麼意思？你見了那條爬上這兒來的



臭氣沖天的街沒有？那些城裏的參議員們就故意要把人搞死。要是他們不能把一個人的腿折了摔進廢物堆裏，像『摔治』我一樣，他們就教他在臭水溝裏爛掉。」

「他們折了你的腿？那些參議員們？」

「是呀。你給人家像風一樣穿街走巷的做事，七年裏頭每天晚快邊都在搞，可是等到你在做事的時候出了什麼岔子，跌了下來，折斷了腿，他們就開消你，不給你一點兒撫卹金，祇是把你跟孩子們摔進那樣一座茅屋——哼，這就跟他們親手把你的腿折了，摔你進泥坑一個樣子。是的，他們殺了我。然而他們還給受糟蹋的人加上些壞話。他們說他們幫過我多少忙。那件事全是我一個人的不是。因為我喝醉了。你可知道真正幫了我忙的是誰？是猶太人，現在我在給他們看墳場。一個猶太人比一個基督教徒要好些。」

他眼睛裏閃着從沒有這樣利害的怒火。他嘴上漲着口水。

「那麼你是幹什麼的？」我問。

「點街燈的。」

「點街燈的！」

「不錯。走進大街小巷，打這根燈桿跑到那根燈桿的人，每天晚快邊，拿一根點火棒點起全城的燈來。風吹雨打，辛辛苦苦的做了七年。每天都一樣。點起燈來把燈熄掉。點起燈來把燈熄掉。一個晚上，我沒有留意到腳下有一

個挖來修陰溝的坑，摔了進去。事情就是這樣。」

「喔，那是你嗎？」

「什麼？」這會兒是他給驚住了。

我告訴他我怎麼在面着海邊水塔的大房子的大房子的四樓高頭，看他晚上在對岸點燈。

「那麼你看吧。又快，又不誤點。可是他們還是說我醉了，然而那個坑前燈桿上的燈是點亮的了。」

我打算告訴他在那些日子裏，我老把他想成什麼樣子；我想有一個天使每天點上天上的星，隨後又跑下城裏來趕走黑暗跟恐懼。我正要再說一些什麼話，可是他又猛的冒起火來。他的話成了謔罵。他要向整個兒城市報仇。那座山下面是熱烘烘的水，一股嚇人的臭氣打底下上來。他就動手找地底下的水頭，挖一些眼讓水流出來。那水是往城裏流去的。教每一個人都害病，得傳染，死掉。

「這個硫磺水能治病的。他們會拿這個水來洗澡。」

「什麼？」

「城裏人都這麼說。」

「閉嘴。你就跟他們那些人一樣。一羣瘋子。這水要把一個城全毀了。那城要變成一個大墳場。我就要做那個城的掘墓人。哈，哈！就是到這個時候他們也不敢上這兒來吸一點兒好空氣。我守住這個山不讓他們來。我讓山崩下去。我把每根樹柢子都折了。我把每根草都扯了。我把成堆的石子

兒在小道上。隨後……」

可是我不再聽他說的了。我在想我那個夢是怎樣被打碎了，那個想到一個天使每晚點起天空的燈點起街上的燈的夢。

他走的時候已經黑透了，他說我也是個無賴，也是個傻瓜。他步步留心的走開去，一邊詛罵着。他像什麼鬼怪似的在夜色朦朧裏不見了，在走往最近的一所茅屋去的那個方向不見了。

那一晚，我往下看那些街燈的時候，它們不再像以前那樣興高采烈的在黑暗裏閃亮了。

打那一天起我換了一條路上山。

那條道兒真差一點摔斷了我的腿。可是這一來我眼前的景色更寬更大了：南邊兒有海峽，東邊兒有山，北邊兒有高嶺，在長長的港灣遠處橫着一片地，小小的城市在那上面顯着白色。這一來，整個兒半島都看見了，它打山的東邊伸進海裏，上面是一片綠，那個城延到半島高地下邊的海岸上，跟島峯離得遠遠的。

我知道這一來準確不見什麼人了。有一個下午，我挺想直爬到山頂上，看太陽打那兒落下去。

我走過高低不平滿是石子的地方，一路上沒有見到半棵樹子。我打一塊石頭跳上另一塊，氣力全用盡了。但是我到

了頂上，正好趕上太陽落山。

在山頂上，一個石頭雕的十字架豎在一塊岩石高頭。我站在十字架旁邊，一隻手巴在上面，向四周圍看。

島嶼，堤岸，海岬，大路，跟平地上零零落落的草屋，全都在我下面，那時候海面閃着藍色，城市在夕陽的光輝底下發亮。

我除下帽子，把它舉起來直搖擺。

「噯，斯潑立脫，斯潑立脫城呀。」

「勃拉佛，納助！見着你真教我高興。」我的幾何教師站在我身邊。

他是個中年人，走路的時候他那漂亮的身子挺有拍節地擺着；他差不多總拿着一枝煙，夾在左手的拇指跟食指當中，在右手來回擺動的當口，左手就稍稍往上提着。他面孔的線條就跟一個出名的雕像一樣。他的鬍子很長很濃。他那寬邊軟帽總比在街上或者是方場上閒散的人高一些，因為他很長大。人家不論在哪兒都會見到他；可是最常見到他的所在，是漁夫抗了魚起岸的地方，或者是逮魚的場所。漁夫們誰都認識他。他們跟他撩天，給他看逮到的魚，告訴他這天的運氣怎麼樣。他總下心下意的看，下心下意的聽，記下一些什麼來，給他們一些指導。我們曉得他知道每一種小魚跟蟹蟹的名字，他還在一些書裏寫到過那些東西，在學校裏，他很和氣，很喜歡說話，我們不怕他，在他上課的時候，我

們通常都挺不在意挺頑皮的。有些孩子甚至於常惹他發惱，就是這樣他也很和氣的勸導他們，一點也不覺得苦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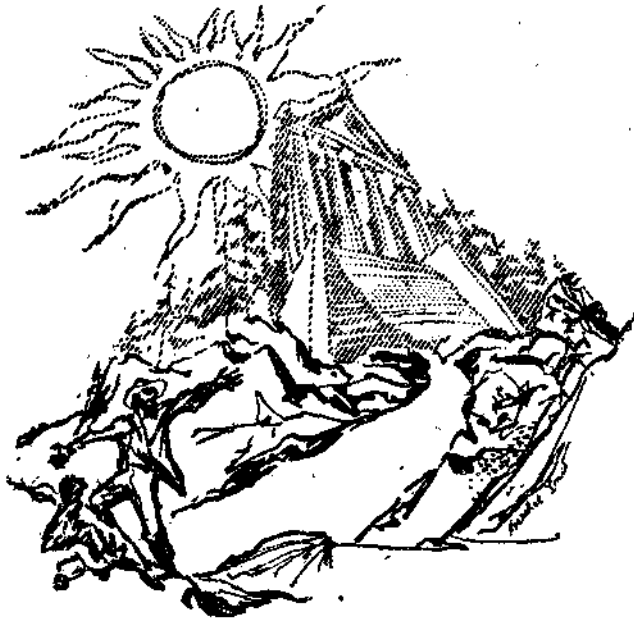
這時候我忽然看到他，臉都漲紅了，可是我並不怕他。

「勃拉佛，我的孩子！我能見着這樣的奇蹟得謝謝老天呢。也有人磨破了鞋子，爬上這兒來，看這美麗的景色。我跟他們講了一年又一年：只要你來一趟，看一看就行。你會覺得，這些美麗的景色是真的嗎。可是我的話就像一個人在曠野裏大聲嚷嚷。你以為這是怎麼樣呢？」他說，用手指着我們四周奇麗的景色。

他打我臉上的神情看出我也在大的享受那美。

「多美！可是城裏那些人在窄小的街上來來去去，吸不着空氣，見不着亮光。他們用兩隻腳在路上爬着，隨時隨刻都揚起灰塵，吞進肚裏。但你是你看我們這四周圍。張開嘴，吸一口氣看。還有你的眼睛就你覺得滿身都是光亮。就說不能老是這樣吧……可是他們永遠得不到……」

「可是這兒就像沙漠一樣。全都赤露露的。」



他在十字架下面坐下；看着那高低不平的山坡。

「喂，赤露露。那赤露露是可以穿着起來的。」

「怎麼穿着？」

「喔，簡單得很。要是你沒有衣裳。你就跑進一家店舖去。講價，付錢，拿來穿上，你就穿着起來了。」他開玩笑地說。

「呵，真有這麼簡單！」我笑了。「衣裳！」

「怎麼不，是這樣的。一套衣裳。我們已經有一套了，松樹。一套漂亮的綠衣裳。夏天能穿，冬天也能穿，可以當小衫，也可以當大氅。你找着了松樹，把它栽起來，就等着吧。那用不着裁縫。那不用剪裁，就祇是長着。幾年裏頭，它就長得齊腰那麼高，二十年裏頭就長過了人頭。那麼一個沙漠成了一座碧綠的林子。」

是的，松樹！」

「我知道松樹。我們海灣裏有一株，長在小島上的。」

的。」

「不是一株就夠了。成千成萬株。祇要幾年功夫就行



這會兒我也愛上浮在他眼前的那幅景像了。一大座森林打一把鋤頭底下湧出來，把海邊光禿禿的山變成一個綠色的天堂，就好像飄在城上面似的。給他那些話引起的想像，在我變成真的了。

我們挨在一塊坐着，看太陽往海裏落下去。在太陽的上半邊也沈進了海裏，我們眼前什麼東西全成了綠色，看上去就像四圍的岩石上都長起了青草跟羊齒。那鼠尾草的氣息，還會兒好像是松脂的香味。城裏喧嘩的聲音好像是樹枝在那兒搖幌。

他指給我從城裏上山來的大路該走過哪些地方。

「我完全知道那會是個什麼樣子。我什麼都測量好了，計算好了，還打下了草樣。看，在那彎彎曲曲的陡坡上要來個大轉彎。他們還要造一些石坎。在路邊上要築一堵石牆。不久以後——也許你還見得到——這山頂上要造起別墅來。」

「就在這個地方？」

「不錯。這些大鵝卵石不會再擺在這兒了。他們要用這些石頭來蓋可愛的房子。好像這些石頭就等着那一着似的。那城就要有一個簇新的肺，使呼吸能更暢快，讓血液重又乾淨新鮮。那猶太墳場下面街道上的髒東西，會全不見了。」

「你認得那點街燈的。」

「嗯。我認得他，他認得我。他是個可憐的怪物。他讓

憎恨毒害了他的靈魂。要是在他打麥議員手上得來的茅屋四周有一些模樣可愛的樹子，他會喜歡的。許多城裏人要是爬上這兒來到林子裏走走，也會改一個樣子。他們不知道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天黑了，我們下山的時候，一輪滿月正升上來。

要是沒有幾何老師我的腿就絆斷了。他曉得那一塊石頭，每一塊山岩，他在黑地裏也找得出小路來，他引着我，讓我的腳踏上走得的地方。

「世界沒有一塊赤露露的地方不能改成一處碧綠的林子。但是人們不曉得這個。嚟，在那光禿禿的地方開闢一個林子吧，開闢一片田地吧，至少來一個小園子吧！隨便什麼地方都有一點兒泥讓一粒種子發芽，讓一棵樹生長——可是我們不談這些吧，你太小了。」

雖說我很小，但是我了解他。

那晚上我覺有什麼東西教我感動。好像我也要開闢個什麼，栽些個什麼，不是為我自己，是為別人。

我們走上一條到猶太墳場的小路，一路下去。走過第一個茅屋那時候，我想起了什麼，我把頭擡起來。

在茅屋門口站着個三條腿的怪物，背對着屋子裏的亮光。他看着我們，他盡力想把我們看清楚一些。

忽然有人叫起來。

「快一點，他會認出我的帽子。」先生跟我說。

可是我們沒有走遠，那尖厲的摩音叫了起來：「嘿，你們這些『怪』。這會兒你們連夜裏也到這兒來偵察了。我是這兒的主人——於是第一塊石頭在我們背後落下來。

直等到轉了彎，我們才得太平。

我回家已經很遲了，非常疲倦。

我一時睡不着，我儘在想這一晚的事情，以至於夢裏見到了那些山。

我看見那些山忽然升在城高頭。起先那是枯萎的，赤露露的，滿是石頭。裏面有着恐怖的味道，什麼東西在它下

面腐爛。一個三條腿的人張着惡相的嘴睜着瘋狂的眼睛在挖

洞，就像一隻進洞的鼯鼠一樣。他在找臭水的源頭，用來消滅城市。那山在搖着擺着，就要坍下來，要把房子跟頭碼都埋在一大堆岩石鵝卵石下面。但是看呀！一個高大的人來了。他走近來彎下身子。這一下一些又高又綠的東西長了起來。山邊上越來越綠，底下那個三條腿的人就越來越衰弱，他的努力也越顯得沒用。

山就變成靜謐的，和平的。那是綠色所沾潤的。上面有石牆，一排排的石級，彎彎曲曲的小道，看得清清楚楚。山頂上一列大理石的教堂在正午的太陽下面閃着白光。

## 稻草人

這是葉先生的第一部童話集，收集童話二十三篇；有的敘說世界上的悲慘故事，激發起孩子們的同情心；有的描述大自然的美，讓孩子們看了會愛好自然，有的寫孩子們天真的想像，把孩子們引導到理想的世界去。

## 古代英雄的石像

這本集子包含九篇動人的童話，把孩子們從理想的世界又帶回到現實的世界來。他告訴孩子們這世界上有許多醜惡的事，使孩子們深深的厭惡這些。他告訴孩子們這世界是不能滿意的，使孩子們想到要改造這世界。

葉紹鈞著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一元三角

二元三角

開明書店印行



# 日本貨來了！

柏園



十年前的八月，日本帝國主義的大炮，從北方打到了上海——誰能够忘記八一三呢？  
兩年前的八月，日本帝國主義在盟國的夾擊下投降了——誰能够忘記那早已逝去了的勝利的笑容？

今年的八月，對日和約還沒有簽訂，侵略戰爭所引起的損害還沒有得到賠償，但是美國不得到盟國的同意，就片面的決定：從八月十五日起，要開放日本的私人對外貿易了。這就是說，從這一天起，它可以自由跟外國做買賣了。

美國爲什麼要急急的開放日本的對外貿易呢？原因可以用一句話說完，爲了美國的大資本家，也爲了日本的大資本家。

美國這樣做，自然有它的「遠大」的政治目標的。目標是什麼？就是要使日本能够迅速復興；復興了之後，就可以使它變成美國在東方的代理人，要它聽從美國的主意，來統治整個的東方——這也就是前幾年日本侵略者所噴出來的「東亞共榮圈」的實現。不過也有一點極大的不同，先前的「東亞共榮圈」是以日本爲主人的，現在卻由美國做主人，日本做一級奴才，亞洲其他諸國做二級奴才。

這是美國的最後目的。兩年來麥克阿瑟統治下的日本，不管日本人民願意不願意，就是向着這個目的走的。但是也不能忽略美國目前的打算。

美國目前打算着什麼呢？

首先，這樣一來，美國貨就可以排山倒海的到日本去，或者至少可以說，美國的棉花就可以有一個新市場了——因為戰前日本是美國棉花的大銷場。美國還打算在日本收買生絲，收買了生絲，日本的人造絲工業就可以復興了——誰不知道，在戰前德、義、日三國是人造絲的主要出產地呢？

x

這上面所說的，當然和中國老百姓有很大的關係。你祇要想一想，美國做太上皇，日本做皇帝，輪到我們中國做什麼呢？我們打了八年的仗，可不是白費了麼？

可是慢着，還有更有意思的在後頭哩。

日本貨快要排山倒海的來了！

日本貨快要到中國來了！

就日本說，計劃和數目字都已規定了。就我們中國說，儘管工商各界猛烈反對，政府在八月初就決定了開放對日貿易。

按照日本的計劃，它準備在八月十五到今年年底這四個半月當中，把價值九千九百多萬美金的日本貨，向我們中國推銷，同一個時期裏面，它要我們買價值四千七百多萬美金的中國貨。

它要把什麼貨物賣給我們呢？

是紡織品——布疋，小型的機器乃至玩具，化學藥品，紙張……等。

它要買我們的什麼貨物呢？

這篇文章裏面的

### 名詞淺釋

**片面的決定**

單方面的決定。對日本的政策本來應該由十一個盟國商量決定的；現在美國沒有這樣做，它單獨的決定一切，所以人家把這叫做「片面的決定」。

**代理人**

一個人自己的事情太多，別的地方就不能兼顧，需要另一個人聽他指揮來替他做事，這另一個人就稱為代理人。代理人要完全聽話，不能自己做主。美國離開東方很遠，但它又要統治東方，所以它要找日本來做它的代理人。

**貿易**

貿易就是做買賣的意思。在一國裏頭做買賣叫做「國內貿易」，一國和另一國做買賣，就叫做「對

要買鹽，買大豆，買煤，買獸毛……

這就是說：

第一、在不到五個月裏面，日本要賺去我們五千多萬美金。

第二、日本賣給我們的是工業品，買去的是原料。

日本進行侵略戰爭，所要實現的目的之一就是「工業日本，農業中國」，打了八年沒有能够達到目的。現在，靠了美國一紙命令，就輕而易舉的達到了！

你說可怕不可怕？

×

給人家賺點錢去，那還是小事情；大事情是：這麼一來，本來就已經喘不過氣來的中國輕工業，將要連骨頭都賠光了。

爲什麼？

因爲日本貨便宜。爲什麼便宜？因爲日本雖然在美國統治下，情形也還安定，沒有戰爭，鈔票還值點錢，因此，出產品的成本就不太高，至少比我們中國低。同樣一枝筆，日本花一倍的錢可以造得出來，在我們中國卻要花兩倍三倍。日本貨成本低，賣價就便宜。中國貨成本高，賣價貴，就敵不過它。敵不過它，工廠祇好關門，工人祇好失業。但是現在政府又不准工廠老闆關門，因爲失業工人太多沒有處置的辦法，只得叫他們去搽。白搽也要搽。所以將來（不會太久）會連骨頭也賠光，那時候就只好上吊了。

×

外貿易」。日本在戰敗後，個人是不能進行對外貿易的，外國的個人也不能跟日本做買賣，日本的對外貿易是完全由佔領當局決定的。八月十五日之後，個人就可以做對外貿易了，開放私人對外貿易，就是這個意思。

**工業品和原料**

原料就是未曾用機器或是人力加工過的東西。比如說，大豆是

原料，把大豆來榨油，就是榨油工業，榨出來的油，就是工業品。煤也是原料，什麼工業都要靠它。棉花是原料，由棉花製成的紗，就是工業品，用棉紗織成的布，也是工業品。原料賣出去是很便宜的，工業品買進來就很貴，因爲它得加上工資，機器的費用和資本家的利潤。



不止這樣子。

「日本貨來了！」這句話就等於說，走私又來了！十幾年前，日本貨

走私，不納關稅，不是還在我們的記憶裏麼？

走私的結果，不但海關減少了關稅，國家少了收入，而且價錢比中國

貨更要便宜，歸根結蒂，吃虧的是中國的工業（老闆和工人都吃虧）。

撈便宜貨不好嗎？——慢着，工廠喘氣，老闆上吊，工人挨餓，到處在打仗，穀米要被「徵」，壯丁要被「抽」，本來已經很不够的原料（比如煤）又要賣給日本人，日本貨來的時候大走私，於是乎政府只有多發鈔票，鈔票越多發就越不值錢，老百姓實際的收入就越少——這許多因素加在一起來計算，便宜貨也越變越不便宜。有什麼好處？

日本貨來了！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這是侵略的信號呵！

# 開明青年叢書 平民世紀 的開拓者

英雄的事業就是一連串的苦鬥，中間沒有一點奇蹟，沒有一點僥倖。如果你了解這苦鬥的過程，你就能汲取他們的勇氣，做自己的養料。

著 原 陳  
角 四 元 一

## 開明書 店印行

成

本

成本就是本錢。工業品的本錢要把工資，機器的損耗（一部機器只能用多少時候，而買這部機器要花一筆大錢，這筆本錢也要計算利息），稅，有時還加上必要的利錢，算起來就是成本。比如一本「開明少年」，要把紙張費，印刷費，發行費，編輯費，稿費，廣告費等等算在一起，統叫做「成本」。

# 島國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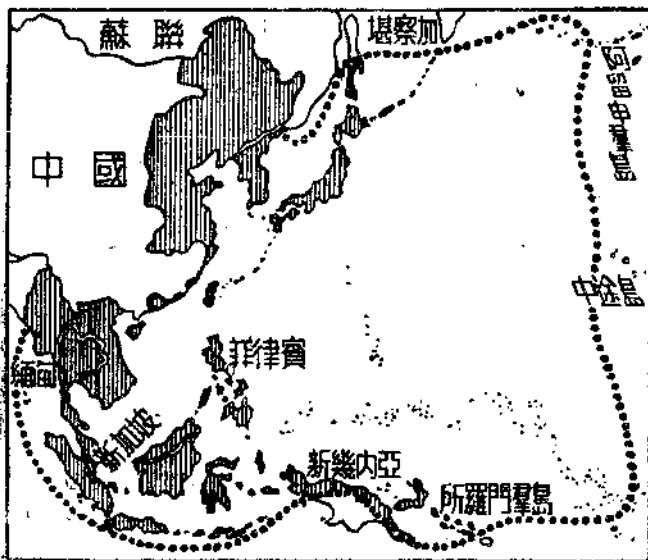


## 陳原

誰都知道，在中國東方的太平洋中，有一連串的島嶼——這就是日本。日本是島國。它有四個大島和一系列的小島。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日本還是非常落後的國家。僅僅在八十多年以前，日本纔走上現代化的道路，這就叫做「明治維新」。

從這時候開始，一個日本帝國長成了，一個日本帝國主義一天天的形成了。在十九世紀末，它取得了千島羣島，琉球羣島，火山羣島和臺灣；到了二十世紀初，它奪取了旅順，大連，庫頁島南部，以及朝鮮。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它的領土更向南方擴展，把瑪利亞納，加羅林和馬紹爾羣島作為它的南進基地。一九三一年以後那一段歷史，我們中國人是誰都不能忘記的：一九三一，它進攻瀋陽，從而佔領了東北和熱河；一九三七，它進攻整個中國，掀起了八年的侵略戰爭；一九四一，它突襲香港（英）珍珠港（美）新加坡（英），蹂躪了整個南方的天地。

然而在盟國的夾擊下，日本敗北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它向盟國無條件投降。日本帝國瓦解了：它必須回復到它成爲日本帝國之前的樣子。換句話說，戰後的日本只能保有本州，九州，四國和北海道四個大島和一些小島；此外的屬地都得放棄：千島羣島和庫頁島南部交還蘇聯，朝鮮獨立，臺灣，澎湖羣島和遼東半島的租借地歸還中國，朝鮮現在由美蘇軍分區佔領，將來可以得到獨立；其餘的島嶼，有的交美國「託管」，有



日本一九四二年軍力範圍圖

的由美軍佔領，命運還未決定。

× 現在日本有六千三百萬人。先前作爲它侵略的藉口的，就是說人口太多。人口太多就必須向外侵略——這是法西斯國家一般的藉口，不足爲奇。

日本既是一個島國，所以它的人民生活和水有着密切的關係。戰前它的商船很多，港灣良好；它沒有很多的家畜，但它靠豐富的水產來補足這缺陷；它的煤藏量不大，但它有很多河流，可以利用來發電——這就是水力。

× 日本的煤既不多，鐵更少，因此它要發展重工業是困難的。但是它利用了它鄰近的軟弱的中國（連戰後也在賣煤給它呢！）利用了帝國主義在遠東爭着拉攏它做它們的代理人這一點，終於發展了它自己的重工業——尤其是軍火工業，這就奠定了它向外侵略的基礎。

實際上，日本工業中最重要的部門，卻是紡織工業。紡織工業所雇用的工人，達到全國工人的三分之一！紡織品在戰前和戰後都是日本最重要的輸出品。紡織工業有四個部門，棉織，麻織，毛織，絲織。這當中，麻織品在日本是出產不多的。日本出產最多的是棉織品——可是棉花得從美國運來，所以在戰爭當中，日本在中國佔領區鼓勵種植棉花。毛織品的原料——獸毛——也得從澳洲運來。日本的生絲是有的，但它不用生絲做原料，生絲反而大量賣給美國，它自己另外發展了人造絲工業；在戰前，日

## 舊事重提

一之

「九一八」紀念日又到了。少年們對於「九一八」以後，日本怎樣侵略我們，大概都記得很清楚。這兒我們來說說「九一八」以前的事：九一八前日本對我國的侵略可以分做兩個時期。甲午戰爭以前，日本還只敢進侵我國沿海的藩屬。一八七一年，日本利用臺灣和琉球的衝突，侵入琉球。一八七四年，日本出兵進攻臺灣。一八七五年，日本軍艦侵入朝鮮。甲午戰爭的結果，臺灣劃歸日本，朝鮮也變成它的勢力範圍。到了這時日本的地形，活像一條蠅子。他的頭部和鉗子恰對着我國東北部，腹部和尾刺恰對着我國的南部。這是很符合他



本的人造絲工業在世界上是很佔地位的。

×

日本人民當中有百分之五十是從事農業的；在這當中，一半是自耕農，還有一半給地主耕田。主要的農產品就是米。因為日本一般的說已經成爲現代化的國家，種種條件幫助着它，使它的收穫量很大，同樣大小的一塊土地，日本是比之亞洲其他國家的收成數量多得多的。但是儘管如此，日本每年還得從外國輸入食糧，才能夠滿足它的需要

×

日本的統治者是「天皇」，但是戰後「天皇」也得由美國派去的將軍

麥克阿瑟指揮。這個麥克阿瑟，本來是負責根絕日本的侵略因素的，可是他老人家卻偏要扶植日本的閥佬，讓他們趕快復興，至於人民的生活怎樣才能夠變得更民主，更幸福，他就不管了。

日本天皇坐在麥克阿瑟的腦上，日本人民所拉的車子更重了。



那南進和北進的政策。甲午戰爭以後，日本就進佔到我國本土上來了。一九〇一年的八國聯軍之役，日本是充先鋒的，那次戰後，他又公然大唱「瓜分中國」的調子。一九〇四年，他爲了爭奪我東北的土地和富源，和俄國發生戰爭，居然戰勝了俄國，擄得了我東北很多的權益，旅順大連兩個海港也歸了他。後來爲了貫徹滿蒙政策，他設立了南滿鐵道株式會社，關東部司令部，關東廳三個侵略機關。第一次大戰期間，他以對德宣戰作口實，乘機進攻青島，佔膠州灣，並勾結袁世凱，迫他承認二十一條。他在我中國的勢力更形膨脹。後來又不斷勾結北洋軍閥，阻撓我國的革命。一九二七年，當北伐軍達到山東的時候，製造了「五三慘案」。

# 朋友 (小說)

李 潔

蔣天壽的爸爸當過師長。

開學過後沒有多少天，蔣天壽的爸爸到學校來，坐在訓育處一支連一支地抽煙。

訓育主任坐在左手邊，他挺客氣地說：「這個孩子心太活。」

蔣天壽的爸爸眼睛望着天，接下去說：「要是不聽話，你儘管打好了。我是把他交給學校的了。」

訓育主任沒有做聲。

過了一陣，訓育處裏還是沒有聲音，祇見一縷縷的白烟子打蔣天壽爸爸的嘴裏浮出來，慢慢的升到上面，走窗口飄了出去。

蔣天壽的爸爸彈了彈香煙灰，

問道：「到學校來過沒有？」

「好幾天都沒有見他人了，」訓育主任率直地說。

馬上，蔣天壽的爸爸發了脾氣，就像蔣天壽正歪着頭站在他面前似的，「個狗東西，我看一輩子都學不成。」

訓育主任又沒法接腔了，他彎了背坐在那裏，像隻大龍蝦。

這時候，李元華陪着楊自立來交保證書。於是訓育主任找到了一條出路，他問李元華：「看見蔣天壽沒有？」

「沒有。」

「看見了，叫他到我這兒來一趟。」

「嗯。」

李元華說完正想出去，蔣天壽的爸爸說起話來了，「他們都是同學？」

這個話像是問誰，又好像不是問

誰；因為他接着連串地說了下去：

「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朋友嚶，要大家都好才對，正正經經的。蔣天壽人小，你們不要夥着他跑東跑西，要得人都沒有個人相。」

李元華看了他一眼，拉着楊自立就走出去。訓育主任本來想教他們行個禮再走的，可是沒有來得及。

到了外頭，李元華跟楊自立說：「這傢伙刮地皮，有三個太太。」

蔣天壽的爸爸有三個太太，有三個家。

蔣天壽的媽媽是大太太，他難得到蔣天壽這個家來。

要是來了，他總喝喝酒，打打小馬將，算做休息。

可是，每回回來他決忘不了把蔣天壽罵一頓，爲的太太完全管教不了蔣天壽。

他跟太太說：「你莫要給他錢。這麼大一點娃兒使用慣了，往後還了得。就說房子是金瓦蓋的，也敗得完。」

太太應着，心裏卻不是這麼一回事。丈夫有四個兒子，她祇有一個，稍爲依順點兒，還錯了嗎？哪個又肯把自己養的孩子苦倒了呢？莫說她又是大太太。

蔣天壽比媽媽還機靈，老實的孩子跟娘跑，精靈的孩子跑在娘前頭。媽媽任什麼事都不會告訴爸爸聽，他還不自由自在的，愛怎麼搞就怎麼搞嗎？

他心裏一點顧忌沒有，因此從沒有一回預先料到爸爸回來了。

那一天，他牽了狗跑過花園，跑過客廳，忽然聽到背後一聲喊：

「過來！」於是就一下子楞住。心裏想：「回來了！」

他鬆了狗，轉過身子，狗在他褲腳管上擦來擦去。

「到哪兒去了？」爸爸問。

「沒有到那兒去，」蔣天壽回答得跟軍隊報數一樣快，一樣熟。

「上學沒有？」

「當然上了，」蔣天壽歪着腦袋，裂開嘴，挺流氣地說。

「我曉得喊人去問的。」

「問就是了，」蔣天壽一點不在乎，又開兩條腿，手像沒有了勁兒似的垂着。

「站好了，」爸爸覺得看不上眼，「你說是像個什麼樣子？站相都沒得，好意思說是中學生！我看你要留一輩子級。」

蔣天壽一連留了兩回級，排起位子來常跟插班進來的新同學排在

一起。這半年和他並排坐的是楊自立。

註冊報到的那一天上，楊自立就認識了蔣天壽，雖說不知道他的名字。

楊自立是新來的，好些事情都不清楚，他伏在註冊處那個窗口問了老半天。

「好了沒有？怎麼儘說不完的，要別個在這兒等到起？」

聽得背後有人怪聲怪氣地說，楊自立轉過頭去看了一眼。這個就是蔣天壽，楊自立在仁華中學裏第一個認得的同學。尖鼻子，尖臉，小嘴巴，小眼睛，人挺小，樣子倒挺神氣，那時候正扁着嘴，滿肚子不高興的望着他。

楊自立一句話沒說，他想第一天來學校就跟別個吵嘴，不是好事

情。又覺得自己一站就站這麼久，確乎有點兒不對的地方。

他就打事務員手上拿過註冊證，退開來，說巧也真巧，剛往後一退就踩在蔣天壽腳上。

馬上，蔣天壽推了他一把，輕蔑地說：「脚嵌痛沒有？」

楊自立吃他一推，心裏也挺不受用，急忙走開去。

蔣天壽沒有走動，可是在嚷嚷：「歉都不道一聲就走了嗎？懂規矩不懂？」

旁邊有人說話了：「什麼呀，纔踩了一腳嘛。」

「他是你舅子，要你幫到起？」蔣天壽有了個新對手。不再朝楊自立嚷了。可是，楊自立也不知道他們後來鬧了些什麼，他走遠了。

像着手做一樣功課，剛開頭碰了個別扭，心裏老大不痛快，覺得往後下去會儘碰到別扭一樣，他滿

心懊惱地回家去。

第一個新同學是這麼認識上的，第二個，第三個……會怎麼樣呢？

在仁華中學，楊自立第二個認得李元華。他們是這樣擦起來的：

那一堂上英文，李元華怕給洪先生抓住問問題，帶了課本坐到蔣天壽位子上來。躲在後面角兒上比前頭要安全些。

上過半堂課，洪先生忽然問李元華：

「怎麼坐到後頭去了？」

李元華站起來，看着洪先生說：「後頭要清靜些。」他撒了個謊，不過撒得挺老實，眼睛睜大了，一副認認真真的樣子。

「你在那兒搞些什麼？」洪先生跟所有的老師一樣，不肯隨便相信學生的話。

「沒有搞什麼，你問就是了。」李元華指指楊自立。

這時候楊自立覺得該給李元華來個證明，他不知道站起來說聲「是沒有搞什麼」要不要招先生討厭，於是點了點頭。

洪先生沒有再問下去。不管這是爲了楊自立一點頭，還是洪先生不耐煩再研究李元華究竟爲什麼坐到後面去，李元華覺得這個新同學挺不錯。

話匣子就這麼打開了。

「你球打得很好？」李元華說。

「不行。」

「客氣。樣子都看得出來。」

「真不會打，老實話。」

「那就怪了。頭一天我就當你會打球。我說球隊裏又多一個人了。」

（註）等到起。等著。幫到。幫着。

球隊並不多一個人。楊自立什麼玩兒都搞不來，他太大人氣，完全不像個孩子。他不會拍手，不會大聲嚷嚷，不會高興得跳個三丈高。要是有時候他這麼做了，就會忽的害臊起來，像撒了謊一樣。

這天下午李元華拖他到球場上去，楊自立又挺不自在了。球在前面跳着，他放不開步子去趕；丟得高一點的球，他不能跳起來接。投了幾回籃不中，他真想趕快回去，他覺得自己打球的樣子一準非常可笑。

可是李元華老把球丟給他，老叫他拿上了球覺得一無辦法。

「投呀！」李元華喊。

楊自立不想投了，好像是多投一回就多出一分醜。

「Pass一個過來！」這時候，有人興匆匆的跑進球場。

能把手上的球出脫，倒頂輕鬆

的。楊自立馬上轉過身去。可惜，那偏巧是蔣天壽。等散了課才到學校來玩兒的傢伙。

給他呢，還是不給他呢？楊自立一時間起了很多念頭。

「不給，爲什麼要給呢？哪個對我不客氣，我也對哪個不客氣。哪個欺了我，我忘不了。」

楊自立覺得蔣天壽現在這副模樣還是像那天一樣，在跟他找岔子，腦袋還是歪着，挺神氣的味道，就是嘴裏也好像還在罵「個舅子」。

心裏的懊惱，不服氣，一古腦兒跟着蔣天壽來了。他打算把這個球投了，就馬上離開球場。

可是怎麼想是一回事，怎麼做卻又是一回事。就在這個時候，他一邊想着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一邊卻把手上的球丟給了蔣天壽。

楊自立簡直不明白自己是怎麼

搞的。他看蔣天壽一路拍着球跑到籃架邊上投了一個。心裏想：算了，冤家宜解不宜結，那天吵一場也說不上什麼大事情，雖說一直到這會兒還有點不痛快。

一連投了兩個，天壽把球丟給李元華說：「來分邊打，投籃沒意思。」

「要得，」李元華說。

場子上有十一個人，楊自立本來不想打，這會兒又很不痛快，他說：「我不來。」

「來，」李元華拖住他。

「我看你們打。」

「好，等一等我讓你，」李元華放了心。

分好了人，畢業班上一個同學騎着輛自行車穿過操場。

「嗨，趙國雄，等到！」蔣天壽看見了，「他媽的，買了新車了。啥牌子？是不是舊的！」

他一頭跑過去。

李元華挺着急了，說道：「噯，你這個人怎麼搞的？」

「你們打嘛！」蔣天壽回頭喊。

「個老子，」李元華生氣了，「二天哪個再跟你打球是龜兒。楊自立，你來。」

「我不行。」

「沒關係。未必走了一個蔣天壽就打不成了。」

沒有蔣天壽也照樣打球，就跟蔣天壽不來學校，別個一點也不覺得什麼一樣。

他在班上是個特殊人物。

不論誰，在班上總有兩三個老在一起的伴兒，他們一塊兒出去，一塊兒進來，即使一起走着半句話也不說，還像雁鴦似的打着堆。他們不知道怎麼會搞在一塊兒的，也說不出爲什麼要搞在一塊兒。好像

這跟幾棵小樹無意之間長成了一叢同樣自然。於是有誰往東邊兒走了，別的幾個也跟着往東邊兒去，有誰撩起了一樁什麼事情，別的幾個也把自己的意思接了上去。一句話，「他們要得攏。」

蔣天壽跟誰也不要攏，他有他自己的伴兒，那些伴兒不在學校裏。

他帶了底下人去打鳥，他跟了幫會裏人去作弄女學生，他同別的師長，團長的孩子在街上閒逛，坐茶館。學校不是他的天地。他難得到學校裏來。

他爸爸一學期到學校來查他四五回。每回都跟這一次一樣，由訓育主任客客氣氣的跟他談一陣，又由訓育主任送他出門，什麼結果也沒有。

「隨你怎麼管教好了，我是把他交給學校的了。」蔣天壽的爸爸

又叮囑一句。

「好，好。等他哪天到學校裏來，我曉得問他。就怕他不來上課。」

有一天，蔣天壽來上課了。他是到這個時候才知道楊自立坐在自己旁邊。

像楊自立那樣的人沒有扯價筋，鬧了一場心裏就老掛着。蔣天壽可一點不在乎，就好像不會有過那麼一回事似的。自然，這也因為註冊那天扯筋他佔的上風。

先生走進課堂，蔣天壽才跳上位子，他四面看了一眼，跟楊自立說：「打夥看看。」他一本書也沒有帶來。

楊自立還是順着冤家宜解不宜結的想法，把教科書推到了兩個人

(註)二天往後 要得攏 合得來

幫會裏人 流氓 打夥 一同 扯起筋 吵架，鬧別氣

中間。這一回心裏倒不像在球場上的時候那麼想得多了。開始第一趟是難的，有了第一趟，第二趟就跟着第一趟跑，像推雞公車的老按着路上的車印子推過去一樣。

蔣天壽不在意的把教科書翻一翻，「上了這麼多了！」

楊自立點點頭。

「二天幫我說一下，我沒有聽到。」

「對嘛。」楊自立應了一句。

「個老子，上得這麼快，是要拿人掙到做，還是怎麼的。」

「還好，不算太快。」

「上學期也是他教的嘛，」蔣天壽朝講臺上的先生看看。「我沒有及到格。」

蔣天壽很難得有幾門功課是及格的。前學期這樣，上學期這樣，這個學期怕也還是這樣。

他上學跟鄉下人趕場似的逢一四七，或是二五八到一到，他跟楊自立說：「你們是好學生，我們是讀要書的。」他說着很得意，因為並不瞧得起好學生。

蔣天壽不來的日子，李元華常搬到後面來跟楊自立坐在一起。他們兩個成了同出同進的伙伴兒。

李元華話要多些，孩子氣些，楊自立要老成些。

可是兩個玩在一起的人，多半不是性情脾氣一模一樣的。他們跟別人做朋友，有時候就因為別人有着自己所沒有的性情脾氣。假如一個念頭挺多的人，缺了膽氣，他會在一個朋友身上，找到自己需要的那一份，把欠缺的補了起來。

楊自立跟李元華偶然碰在一起，偶然做了朋友。他們誰也不知道這是為什麼，誰也沒有想過這是為什麼。祇是在一塊兒的時候，李

元華覺得楊自立懂得很多，楊自立覺得李元華比他高興，比他快活。

李元華比楊自立來得高興，來得快活。蔣天壽看來什麼念頭都不轉，不會不高興，不會不快活。

那麼是什麼東西裝滿了楊自立那個小小的腦袋呢？

楊自立的爸爸有好些兄弟。有的在家鄉買了些地，有的開着鋪子。可是他自已卻是一個公務員，一個可憐的小公務員。

「要是楊自立念出書來，也這樣一天一天在機關裏挨日子，那就不消念什麼書了。」他時常這樣想，也時常這樣說。

楊自立的媽媽一聽到這個話就

（註）雞公車——一種獨輪小車

幫我說一下——給我講一講

掙到做——強度的逼迫

對嘛——就是了

不高興，「不，就是借債當衣裳也要他把大學念完。三阿姨每趟看到我都會問：『你們自立在讀書沒有呀？』就像我們連書都讀不起了。」

「她祇是問問，」爸爸說。

「誰希罕她問。一會兒又說他們大寶進了高中了，又說他們大寶考得好。只要肯讓自立讀上去，還不是一樣。」

有些時候，媽媽找到楊自立說：「你要掙氣點啊，我們家裏就看你了。」

這樣，一個重重的責任就落到楊自立身上。他得拚命用功，爲了掙氣，爲了家，爲了媽媽。他得盡力守規矩，爲了掙氣，爲了家，爲了媽媽。

考試的時候他比誰還下力準備，雖說平常他已經挺用功聽講了。給先生罵一句他比誰還難受，雖說先生罵起他來總比較的客氣。

他變得多疑，膽小，老氣橫秋，不能立斷立行。可是按說他實在還是一個孩子，他才十四歲。

在跟李元華一起玩兒的時候，他的孩子氣才又跑出來。那當口他想不到責任，想不到家跟媽媽。於是，他也會說笑話：

「有個剃頭的，學了三年，師父說：『好，明天你滿師，可以走了。』剃頭的說：『不，我不想走。』師父好奇怪，問他『爲啥不想走？』他說：『我在這兒還沒有刮够。』」

李元華接着說：「還有。那時候打內戰，一個師長帶兵攻下一座城，他想這下又有油水了。不曉得打開城門一看，裏頭是個大坑坑。師長瞪腳就罵：『地皮哪裏去了。』城牆旁邊有個老百姓輕輕的說：『給前頭那個師長刮光了。』」

「這是說的哪一個？」楊自立

好奇的問。

「蔣天壽的爸爸，」李元華說。

蔣天壽的爸爸刮地皮，他有好幾墩漂亮的房子。

有一回，蔣天壽邀楊自立到他家裏去玩兒。那是將近小考的時候了。

「走嘛，到我屋裏頭吃飯去。」

雖說第一天來上課蔣天壽就跟楊自立說了話，這祇是把楊自立的裏的芥蒂去掉了一些罷了。他覺得像蔣天壽這樣盛氣凌人的人，你去惹他也沒有什麼的，也能安安靜穩相處。可是他跟蔣天壽搞得總不怎麼熟，和所有的同學跟蔣天壽搞不熟一樣。所以這回蔣天壽邀他去吃飯，倒是很奇怪的。

「沒關係，屋裏頭就是我一個人，」蔣天壽說。

「你爸爸呢？」



「他，他難得回來。」  
自然，到一個同學家去玩玩也  
沒有什麼關係。於是楊自立問：

「還有別個嗎？」

「沒得。走嘛，我腳踏車帶你去。」

蔣天壽的家挺神氣，外頭一道碧綠的竹籬笆，籬笆下面挨一挨二栽着刺毛棘。蔣天壽告訴楊自立，前七八年有個瞎了眼睛的賊娃兒跑來偷東西，給他爸爸逮住親手槍斃了。他爸爸說：「人心長歪了，偷都偷到我名下來。」現在他們家裏餵了三條狗，沿圍牆全栽的刺毛棘。

進去是一長條石子道，兩邊栽的槐樹。楊自立覺得挺奇怪，怎麼像蔣天壽爸爸這樣不講理的人會喜歡樹子。他心裏頭撇不開那個死得冤枉的小偷。

房子沒有樓，式樣倒是西式

的，楊自立想起了那個刮地皮的笑話，可是不想笑。

剛走進客廳，楊自立看見一個禿了頂的中年人，那是蔣天壽的爸爸。跟在後面進來的蔣天壽頓時楞住了。

「是哪個？」蔣天壽的爸爸向蔣天壽說。

「朋友，」蔣天壽很不高興的  
回答。

蔣天壽的爸爸站起來，走到楊自立前面，低聲地說：「請你出去一下。」

楊自立一時上非常難受，他覺得受了侮辱，那麼該怎麼辦呢？他掉轉頭就跑，不去理睬蔣天壽的爸爸。可是，他終究還是說了一聲：「好，」慢慢走了出去。在窗外站着。

楊自立一出客廳，蔣天壽爸爸的聲音就大起來。

「這兩天到哪兒去了？」

「上學。」

「你拿到酒壺說不吃，當面扯謊。」

「你去問嘛。」

「才問了來，你當老子管不來事了嗎？一天到晚儘跟些爛朋友胡搞昏搞的，我就見不得你那些朋友。」

窗外的楊自立再聽不下去，他想進去跟蔣天壽的爸爸論一論理，卻又不願意再看見蔣天壽爸爸那副肥肥胖胖的臉相。「跟這種人沒有說的，」他起了一種輕蔑的想頭。於是一步一步走過鋪着石頭的小道，走出圍着刺毛棘的院子。

「明天看見蔣天壽跟他說一聲，他爸爸不能把什麼人都罵在裏頭，」他想。

第二天蔣天壽沒有來上課。到

(註)拿到「拿着」爛朋友

放了學，楊自立正要回去的時候倒看見他了。

「楊自立，陪我吃點心去，我還沒有吃燒午，」蔣天壽迎着楊自立喊。

「昨天怎麼搞的？」

「沒有什麼，走，我們吃點心去。」

在點心店裏，蔣天壽說：

「啥子囉，他交他的朋友，我交我的朋友，還怪了嗎？朋友嘛，總是自家心甘情願才交的。要說怪，他交的朋友也沒得啥子好的。」

楊自立不知道自己要跟蔣天壽說些什麼話。昨天想好要講的，還會兒一句說不上來。他覺得昨天完全是蔣天壽的爸爸一個人不講理，蔣天壽沒有錯。

「對的，」他說，「朋友總是自己心甘情願才交的。」

楊自立跟蔣天壽交了朋友。一個禮拜裏邊蔣天壽時常拉楊自立出去吃點心，去玩兒。

「楊自立，出去要去！」蔣天壽說。

「不去。」

「敢不去，」蔣天壽開玩笑似的說，可是這裏頭帶着很多作弄楊自立的味道。他一把拖了楊自立就跑。

楊自立很不願意給人家作弄，他一句話不說。

有時候，路上碰到高班次的同學跟蔣天壽開玩笑。

「怎麼的，蔣天壽？你看上了人家的姐兒還是妹兒？一天儘拖到別個耍。」

「莫說笑，」蔣天壽笑着嚷回去，「人家是老好人。」

這當口，楊自立起一陣非常強

烈的厭惡。他想撒腿跑回去。祇是他想的跟做的，老不能一個樣子。他還是跟着蔣天壽跑了。

他一次比一次更想把這件事情了結，他覺得沒有理由老吃人家的東西，人家也沒有理由老請他客。他覺得蔣天壽不是要在她面前擺闊氣，他是要楊自立還給他一些什麼東西，可是楊自立不知道那是什麼。

小考的前一天上，蔣天壽忽然跟楊自立說：「明天幫幫忙囉！」這一下，楊自立明白了，他當時挺高興：「這一下行了。把他要了的東西給了他，事情就可以了。」

可是！事情沒有這麼容易。在考試的時候，楊自立更加厭惡蔣天壽起來。他也給別同學打

（註：燒午——中飯 怪——出了錯處）

「派司」，可是打「派司」給蔣天壽就好像在還債似的，是他應該了卻這一個責任。

「聽着，」他惡聲惡氣的說。

「說慢一點兒。」一到考試，蔣天壽平日那股盛氣凌人的神氣全沒有了。祇要有人告訴他怎麼做考卷，他什麼玩意兒都不在乎。

「你怎麼搞的，這樣慢。」

「來不及寫呀，」蔣天壽低低地說。

教室裏很靜，許多人交卷了。前面李元華坐在位子上想了半天，最後下決心不做了，也交了卷。

「我要交了，」楊自立說。

「等一等，」蔣天壽着急說。

「還要等好久？」楊自立很不耐煩。

「你拿給我抄一抄，快得很。」

楊自立輕蔑地把考卷推過去，於是有了兩份一模一樣的考卷。

「你們兩個的考卷怎麼一樣的。」有一天教務主任把楊自立跟蔣天壽找到辦公室裏去盤問。

蔣天壽看着窗子外頭，不做聲。

楊自立看着地下，也不做聲。

他心裏在跳，在着急，他多巴望不要出什麼事情啊，爲了掙氣，爲了家，爲了媽媽。

「誰抄誰的？」教務主任問下去。

楊自立抬起眼睛看看教務主任，隨後又低下頭去。

太陽光射在地板上，成了好些個亮光的斜方塊兒，外面太陽正好，好得就像世界上沒有一樁不高興的事情似的。

「好，你們當着面怕說，就等一會兒來跟我講，要不，就兩個人的月考成績統統作廢。」教務主任

把手揮一揮讓他們出去。

到了外頭，蔣天壽拖住楊自立，「不能賣朋友，是不是？」

不能賣朋友，是的。可是蔣天壽是哪門子朋友呢？楊自立心裏亂得像有隻耗子在亂竄。

去說嗎？不去說嗎？楊自立一時上沒辦法決定。

他想起媽媽，他害怕。就像媽媽在那兒責備他。責備他不爭氣，責備他把一家的指望毀了。可是他又不想去說，他覺得人要做得有骨氣，不要留着話兒給人笑話。

李元華在教室門口迎着他，「怎麼回事？」他問。

「糟了。」

「怎麼？」

「等會兒跟你說。」

到放學的時候，楊自立下了決

（註）哪門子，哪一種

心，不說。他慢吞吞慢吞吞的往家裏走。滿肚子不知道在想些什麼。走了沒有多少路，李元華在背後趕了上去。

「到底怎麼了？」

楊自立嘖嘖叨叨地講了一遍。

「你沒有去說？」李元華問。

「沒有。」

「不賣朋友？」

「不，我跟他不是朋友。他是一種人，我又是一種人，我們兩種人永遠做不成朋友的，就像我的爸爸永遠不會跟蔣天壽的爸爸做朋友一樣。」

「家裏會怎麼呢？」

「我不知道。媽媽會吵一場的。」

的。

「今天回去講嗎？」

「我不曉得該怎麼講。」

「那麼，我跟你說去。」

他們走過一大片田。秋天的初

頭上，稻子全收過了，有幾片田新撒下去的草子剛出芽，一層嫩綠的顏色，給落山的太陽照着，有點兒光閃閃的。

楊自立輕輕地說：「我跟蔣天壽算是完了，我不再跟他跑，不再受他什麼，也不再給他什麼。」

他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跟李

元華在講。

「不要緊，下同考好點會及格，一定會及格，」李元華說。

「嗯，會及格。」楊自立應着

他。

太陽下了山了，西邊紅了半個天，明天準又是好太陽。

(註)草子：紫雲英

## 開明少年秋季徵文 寫信給書中人

你一定讀過許多動人的書，你在讀的時候覺得書中那些人物似乎就站在你旁邊，在輕輕的跟你說話；讀過之後，你永遠忘不了他們，正像忘不了最親密的朋友一樣。可是，這樣的朋友究竟與真的朋友不同，因為只有他們跟你說話，你心裏想到了什麼，卻沒法跟他們說。那末你為什麼不寫封信把心裏所想的告訴他們呢？別愁信寫好了沒法兒寄，「開明少年」願意代「書中人」收你的信。

請參看二十六期「開明少年」

字數：一千以內  
名額：不限  
報酬：書券一萬至三萬元  
收稿日期：九月三十日止  
發表日期：第十八期起  
來稿均不退回，請勿附郵



# 天空裏的大時鐘

墨軒

## ·月之上升·

白天在郊外，要是你身邊沒有帶着錶，你可以憑太陽的方位來推測時間。夜間呢？夜間有月亮。

月亮跟太陽不大相同。太陽本身就是時間的標準：太陽當頂是正午十二時，到第二次當頂是一晝夜——二十四小時。月亮卻繞着我們的地球在轉，不到二十九天就轉一個圈兒。因此由月亮推算時間，先得看清它已經轉到哪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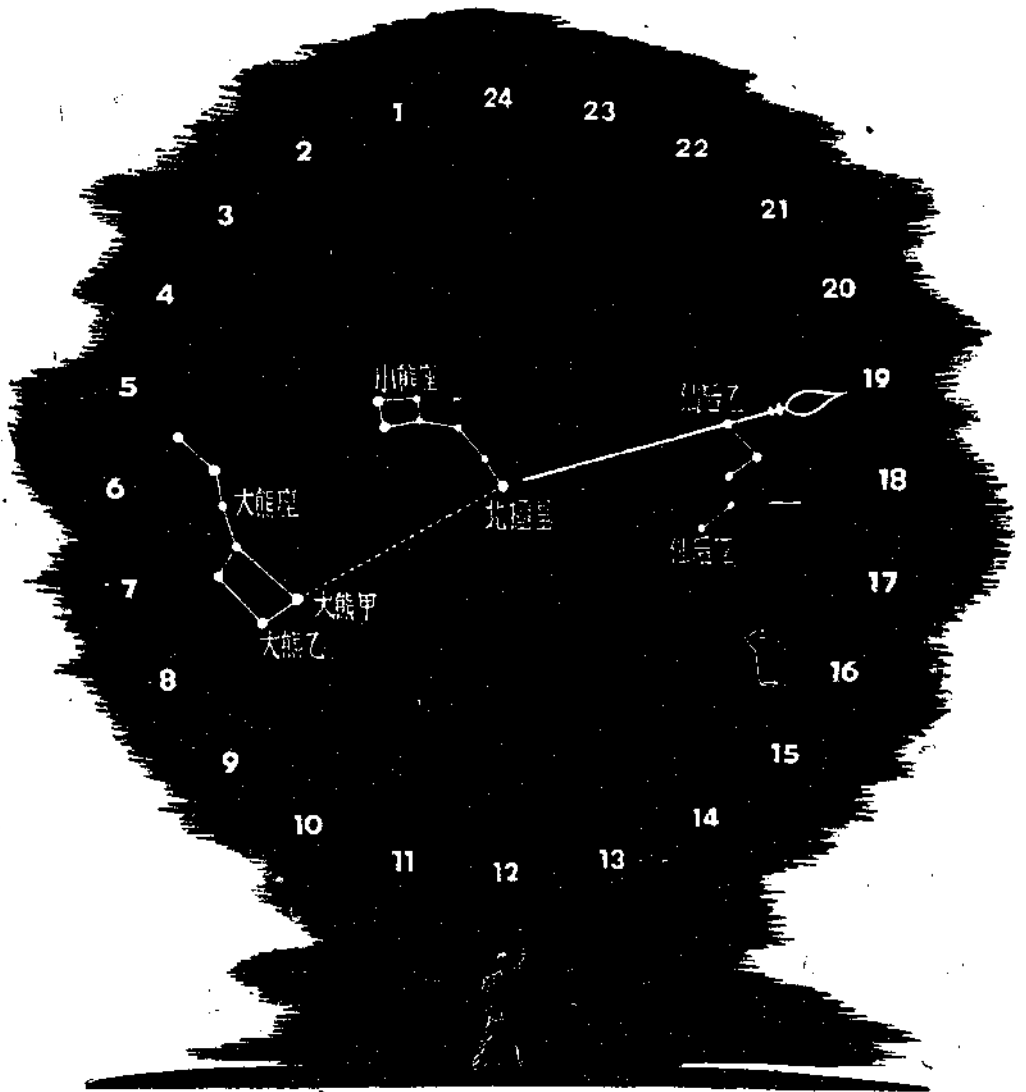
上弦月，太陽才落就出現在我們的頭頂上了，等到月落西山，還不過是子夜十二點鐘。滿月大概在晚上六點鐘從東方升起來，當頂是子夜，落山在清晨；情形跟太陽相仿，只相差十二點鐘。下弦月要半夜才在東方地平線上露臉，等升到我們的頭頂上，雞已經在啼了。

逢着朔日，夜間沒有月亮，或者在別的日子，月亮已經落山了，或者還沒有升上來，你憑什麼來推測時間呢？不打緊，還有那滿天燦爛的星斗呢！

## ·認識北極星·

海上的水手和慣在沙漠旅行的人最熟悉星斗，他們能憑隨便哪一顆星的方位來推測時間。我們可不容易做到這樣，滿天的星斗就不是幾個晚上能辨認清楚的。可是我們要是能把幾顆最容易辨認的星記住，也就可以比較準確的推測時間了。

天空中最容易辨認的是北斗，這七顆明亮的星你也許早就認得了。這兩天（九月下旬）每晚太陽落山不久，這七顆星就先後現在西北方的天空裏。要是用直線把七顆星連起來！就畫成一個舀水的杓子。西洋人把北斗七星和鄰近的許多小星連在一起，叫做



「大熊座」。爲了容易辨認，他們用希臘字母給七顆星列了一個次序。我們不妨就叫他們做「甲，乙，丙，丁……」其中甲乙兩顆最爲重要，它們能指出北極星在哪兒，所以又叫做「指極星」。

從大熊乙到大熊甲連一條直線，把這直線向前延長五倍，正遇着一顆很亮的星，這就是北極星。北極星和附近六顆星也可以連成一個杓，西洋人把它們歸入小熊座。你得記住北極星的位置，不論哪個晚上，哪個時間，你可以在同一個方位找到它。你看，別的星都從東方升起來，落下西方去，只有那北極星老是耽在這個地方，永遠一動也不動。雖然北方離北極星較近的一部分星，譬如北斗，也是永遠不落地平線去的，可是它們在動，一刻不停的在繞着北極星轉。

·大鐘面和大指針·

爲什麼太陽從東方升起來，落下西方去？爲什麼月亮從東方升起來，落下西方去？因爲：我們的地球本身在旋轉，在自西向東旋轉。

就爲了我們的地球在自西向東旋轉，所以我們看滿天星斗也都一刻不停的在移動。除了——除了北極星。北極星爲什麼不動呢？我們可以用個極簡單的實驗來解釋。

請站在一盞燈下面打個轉。你看屋子裏的東西一件件都在你眼睛前面越過，只有那盞燈永遠在你的頭頂上。北極星正在地球北極的天頂，跟那盞在頭頂上的燈情形一模一樣；所以我們在地球上的人看去，北極星永遠就在那個老地方。

就因爲地球的旋轉，北極星成爲天空的中心。我們只要看旁的星繞北極星轉過多少角度，就知道地球的本身轉過了多少角度，這角度就表示時間。我們可以假想在北方的天空裏有一個大鐘面，像圖上畫的那樣。而北極星就是這大鐘面的中心。注意鐘面上數目的排列方向恰和通常鐘面上的相反，因爲星的移動與時針移動的方向恰恰相反。

鐘面有了，那麼指針在哪裏呢？這兩天太陽才落山，有五顆星出現在東北方天空，隔着北極星與北斗七星遙遙相對。用直線把它們挨次連起來，就成爲小娃兒寫的阿刺伯數字「3」；西洋人叫它們做「W星座」，又跟附近一些小星併在一起稱爲「仙后座」。這五顆星也有它們的次序，最上一顆叫「仙后乙」。由北極星連一條直線到仙后乙，就成爲「根大指針」。

·怎樣讀這大鐘·

大鐘面上有了指針，我們就可以讀出時間來了。可是別忙，有一點先得記住。這個天空的大時鐘在秋分節——九月二十二日——晚上最爲準確。到那晚上，你別忘記拿一個準確的錶來和這天空的大時鐘校對一下，校對的結果簡直是一模一樣。那末別的日子呢？別的日子也同樣準確，只要在讀出的時間中，按着日期減去一段時間。

原來這天空的大時鐘比別的鐘錶走得快。快多少呢？一年多走一圓——二十四小時，一月快兩小時，半月快一小時，一天快四分鐘。只要按了日期把它多走的時間減去，就得到很準確的時間了。

譬如說：十一月二十二夜間，你看到那大指針指

在「3」上。從九月二十二到十一月二十二相隔兩個月，這鐘多走了四小時，因此那時候是二十三時——夜半十一時。

又譬如：五月二十九夜間，你看到那大指針指在「13」上，從九月二十二日到五月二十九相隔八個月又七天。這鐘大約多走了十六小時半，因此那時候是深夜二時半。

· 爲什麼 ·

曉得了這讀鐘的方法，我料到你一定要問：爲什麼這天空的大時鐘每天會快四分鐘呢？

你早知道，地球的運動有兩種：一種是自身的旋轉，一種是公轉——繞着太陽轉圈子。繞太陽轉一圈要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現在我問你：地球自己打個轉要多少時間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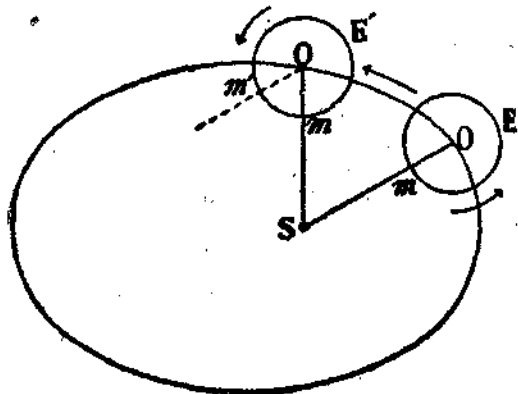
「那還有什麼要問的，地球自己打個轉就是一天呀！」要是你這樣回答，那就錯了。地球自己打個轉不消一天，就比一天少那末四分分鐘。所謂一天是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太陽正當頂，到第二次太陽再當頂之間的時間，並不是以自轉一次作爲標準的。

你得記住：地球自轉的時候，同時也在公轉。看圖上，S表示太陽，圓E表示地球，地球上的一點m正對着太陽。地球一方面自轉，一方面依了橢圓形的

軌道前進。到E'的位置上，m第二次對準太陽，就是整整的一天。而實際上，地球上的m點到m'時，地球已經打了個轉了。因此在一天之間，地球不是多轉了m'O m一個角嗎？（注意：地球在橢圓軌道上公轉，每天約轉三百六十五分之一週，爲了表示得清楚，圖上的地球公轉所走的距離加大了好幾倍，地球與太陽的大小，距離的比，也不相稱）每天一個角積起來，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恰巧多轉一圈。所以我們看那大指針繞着北極星，每年也多轉一圈。

在這天空裏的大時鐘上，我們把大指針轉一圈當作二十四小時，實際上大指針轉一圈還不足一天。等到恰好一天，大指針已經轉了一圈多了。這大指針每年多轉一圈——二十四小時，把這一圈分派在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上，每天約快四分分鐘。

明白了這個道理，再多做幾次實際練習，你就可以把這天空裏的大時鐘記得牢牢的了。在露營的時候，在夜行軍的時候，這是非常有用的。







蕈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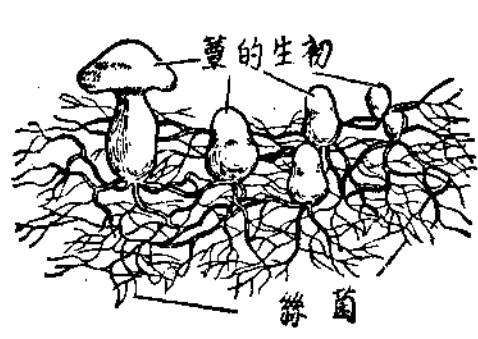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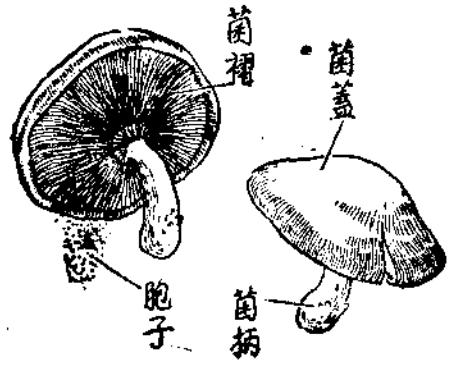
採  
集

賈祖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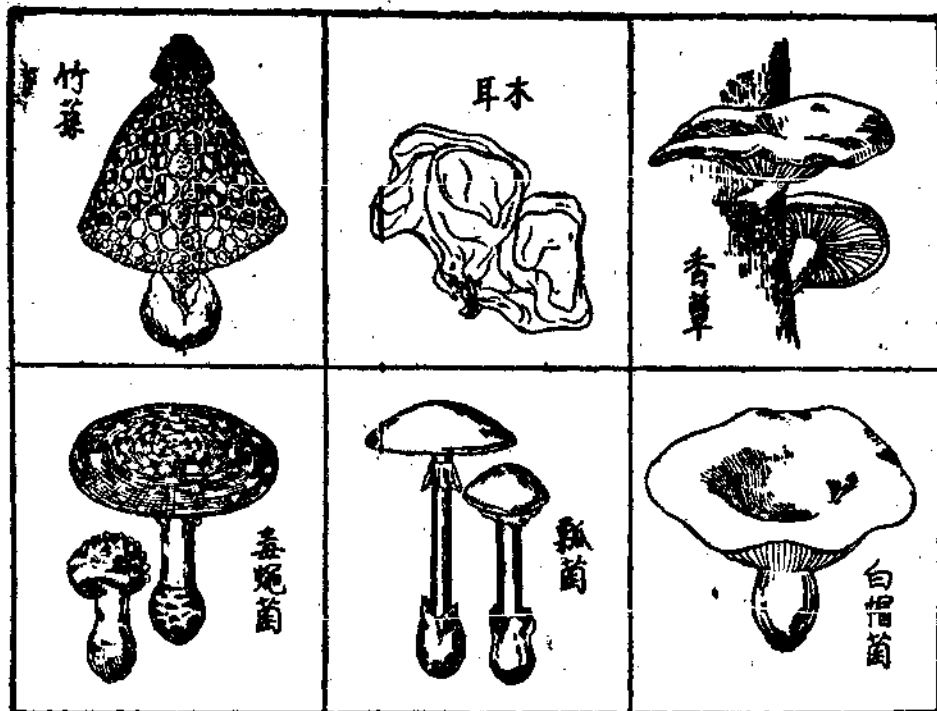
蕈是菌類植物的子實體。菌類營寄生生活，它的本體是白色的細絲，叫做菌絲，蔓延在泥土或朽腐的樹皮等物下面，吸收養分。生長到相當的時候，菌絲上發生芽體，長大起來，透露在空中，發育成蕈。蕈的標準形態，像香蕈那樣，初生的時候好像一根鼓槌，下面是一條細長的菌柄，上端是一個球狀的還沒有展開的菌蓋。這時候生長得很快，過了幾天，菌蓋便展開成傘形。菌蓋邊原來與菌柄接觸的部分，留着痕跡，叫做菌輪。菌蓋表面光滑，下面有放射排列的菌褶，裏面着生孢子。

其他如白帽菌，瓢菌，毒蠅菌等，形狀與香蕈相似，但有毒，不能供食用。至如木耳，竹蓐等，也是重要的食用蕈，但形狀與香蕈不同。除了以上幾種以外，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蕈，不勝枚舉。採集各種蕈類，加以研究，是一樁簡便而有趣的事情。

採集蕈類不需要精細的器械。只要一把鋒利結實的小刀，可以刮取着生於樹上的蕈類的，一把普通的花鏟，可以掘取生在地上的蕈類的，就成了。蕈類生長在種種的環境之中，採集的時候要各方面都注意到。朝露未晞的時候，在草地上可以發見種種細小的蕈類，這些蕈類一遇到炙烈的陽光，便花朵似的萎謝



瓶裏盛水，讓草可以保持新鮮。對於大形的草，不必插在水裏，所以也不必應用瓶子。



了。在樹林底下，雜草叢中，不會直接曬着太陽的地方，仔細搜尋，可以發見各種大形的草類。朽腐的木頭上面，更多形狀奇異的草類，像珊瑚蕈，靈芝等等。

採得的草，必須一隻隻分別用紙包好，或則分別放置在小匣子裏，不要混雜在一起，免得互相擠壓而破碎。通常把厚重的放在採集箱的底下，細小的放在上面，可以減少損壞。對於每一隻分別附以一箇號碼，另在雜記簿上記以同一號碼，寫明產地，附着物，採集時日等項，便以後考查。

回到家裏，立刻從採集箱裏把各種草類都取出來，散放在報紙上。假如在有的菌上發見蠅蚋或其他蟲類，必須立即除去：對於柔軟纖弱的草類，可以把它浸在松節油裏；對於木質堅硬的草類，可以放在沸水裏煮一會。或者把所有的標本都放在苛性鹼酒精溶液裏浸一會，那更可以保證安全。若是要採草孢子的個體，須先採集孢子，再行殺蟲。

採集孢子，對於小形的草，可以應用如附圖所示的方法：即在一箇小瓶口上放一張硬紙片，紙片中間穿一個孔，插入菌柄，



集採的單

紙的顏色，宜與孢子的顏色相反：孢子白色，應用黑紙；孢子黑色，應用白紙。紙上預先塗一層膠水，臨時噴一些水，或者呵幾口氣，可以把孢子黏住。

製標本的方法，對於木質堅硬的蕈，祇須把它放置乾燥，然後用苛性鹼液浸過，再貯藏於標本箱內。另行用鋸或鋒利的小刀從中央切取薄片，黏貼於卡紙上，一同保存。

對於柔軟的蕈，或浸製，乾製，都可以。浸製的方法極為簡單，祇須選擇大小適宜的廣口玻璃瓶，用酒精或添加少許苛性鹼的明礬液來浸漬，浸製標本不適宜於取出來仔細觀察，但能够保持自然的姿態。

乾製的方法把蕈放在紙上，經過數小時或數日，讓它稍稍乾燥。表面塗上一種膠水，仍舊放置着，讓膠水乾燥到壓榨的時候不會把紙黏住。然後把它夾在兩片乾燥的紙內，輕輕壓榨，須注意不要把它壓碎。

同一種類的蕈，假如採得的標本不止一個，可以壓成多種姿態，以便觀察。通常以一個顯示菌蓋的背面，一個顯示菌褶，一個把菌柄對剖，顯示內部的構造。最好有長幼不同的各個個體，可以顯示它發育的過程。

壓榨的紙宜每天更換，使蕈迅速乾燥。待真正乾燥以後，用膠水把它黏貼在標本紙上。預先採下來的孢子，也黏貼在一起。然後附以標籤，記明名稱，產地，日期和其他事項。

# 高士其著

開明青年叢書兩種

## 細菌自傳 細菌與人

每冊定價一元二角

每冊定價二元一角

★★★

「菌自傳」用自敘的體裁寫細菌的生活，「細菌與人」包含二十九篇科學小品，寫人與細菌的鬥爭。作者把生物學的現象作文學的處理，文章明白淺顯，活潑多趣，絕無普通科學書那種枯澀之病。

★★★

開明書店

# 家庭小實驗之振

## 植物怎樣吸收水分。

水分是植物的生活要素之一。要知道植物怎樣隔着固體的膜壁吸收水分，可作下列實驗。取包香烟的透明玻璃紙一張，清水一盆，和白糖少許。把玻璃紙放在水盆上，使它中部觸及水面，此時盆中的水並不會滲到紙面上來。若在紙面灑上一些蔗糖，不久就見盆中的水會漸漸滲上紙面而把蔗糖溶解。這個作用稱為滲透。滲透有一定的法則，就是稀溶液透過薄膜而進入濃溶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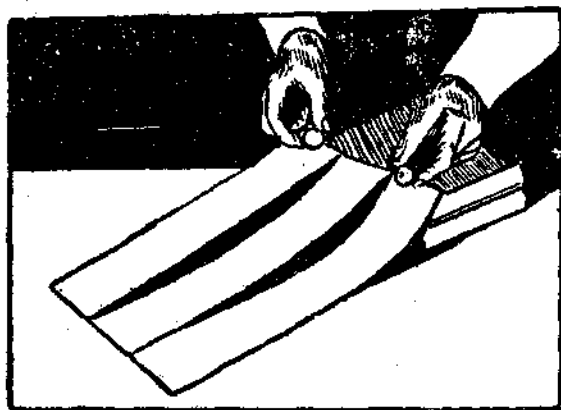
## 斜面的形狀影響於下降的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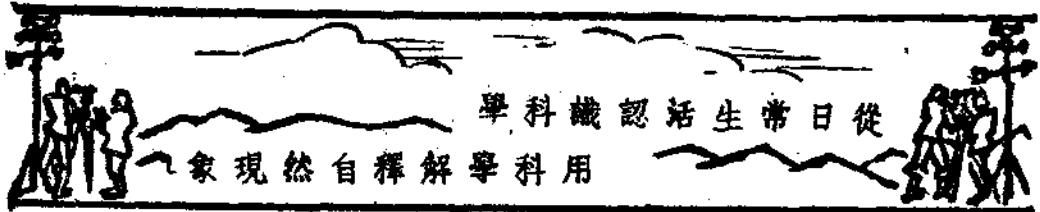
用厚紙板做成三種不同形狀的斜面，如附圖所示。一塊是直斜面，一塊作圓弧狀，還有一塊，其頂端的坡度極大。如果用同樣大小的玻璃彈子從各斜面上滾下來，你將見到它們下降的速度跟斜面的形狀有關。其中在直斜面上滾下來的彈子，速度最慢，在頂端坡度極大的面上滾下來的彈子，速度最大。

## 油在水面何以現彩色。

要明白油在水面會現種種彩色的理由，必先明白光是一種波，光有種種的顏色，就因為光的波長有長短不同之故。至於白色的太陽光是由各種波長的光混合而成的，若是太陽光波中缺少了一種或若干種波長，那末太陽光就現種種的彩色了。

在水面上的油滴，通常都擴佈而成為一層薄膜，當太陽光照在薄膜上時，一部分在膜面反射，一部分在膜底反射，假使在膜底反射的某色光波，在薄膜中來回一次（或若干次）的距離，





學科識認活生常日從

學科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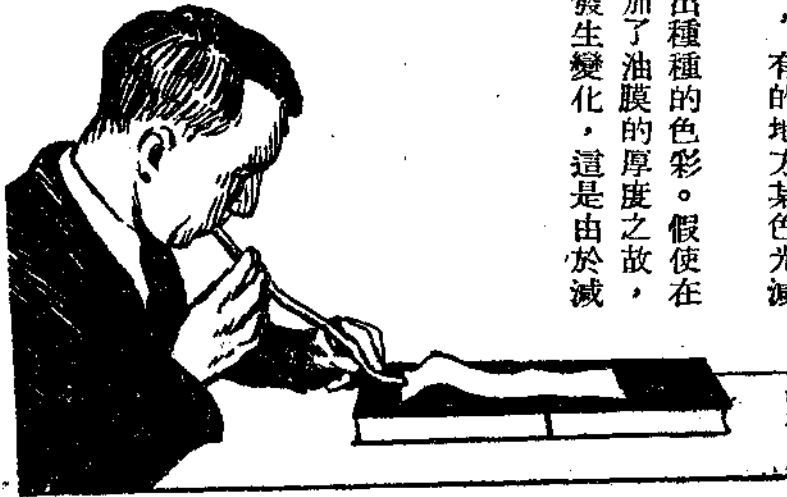
適與其波長（或波長之若干倍）相等，那末當它在膜面的某一點透出時，就與直接在該點反射的同色光波適相疊合，於是這一顏色就增強了。假使在膜底反射的某色光波，在薄膜中來回一次的距離，與其波長相差一半，那末當它在膜面的某一點透出時，就與直接在該點反射的同色光波落後半波，以致波峯與波谷適相抵消，於是這一顏色就減弱了。又因水面上的油膜是厚薄不等的，因此當太陽照在油膜上時，有的地方某色光增強，有的地方某色光減少，結果就顯現出五色斑斕的虹紋了。

現在試在水面滴一點油滴，你將見它立即散開，而現出種種的色彩。假使在水面上再加油滴，就見那彩色立即發生變化，這是因為增加了油膜的厚度之故，假使你用一根橡皮管對準油面吹氣，那末油面的彩色也會發生變化，這是由於減少了油膜的厚度之故。

· 旗何以會飄揚 ·

旗何以會在風中飄揚？要明白這個原因，可把一張柔軟的紙條放在一個平坦的面上，在一端墊一支筆，使之向上隆起。然後用橡皮管沿紙面吹氣，結果你將見這股氣流非但不把那隆起的部分壓下去，反而把它昇起來。並且這隆起的部分會向紙的另一端移動，川流不息的移動。

旗的飄揚跟這個實驗一樣，是由於旗上有小小的不規則部分，經風的吹拂，而起波動之故。要明白它的原理，可參看本刊第十一期「以不變應萬變」一文。



b<sup>b</sup>E調 4/4

# 苦命的苗家

宋揚作

||: 1̇6 6̇535 6 6 53 | 356 6535 2 2 . |

(獨)太陽出來紅啊, 月亮出來黃啊;  
(獨)太陽西邊落啊, 月亮東邊上啊;  
(齊)苗家要自由啊, 苗家要平等啊!

| 1̇6 653 356 652 | 266 6532 5 5 3 |

苗家要出頭, 擺脫苦和愁, 好比月亮趕太陽呵,  
苗家要活命, 天天低頭忙, 好比月亮和太陽呵,  
我們當了兵, 我們出了糧, 為什麼別人在享福呵,

| 3566 6535 6 6 . | 6.1 2 1 2 3 5 3 |

一世都趕不上呵。 (齊)好比月亮趕太陽呵,  
一年啦到頭忙呵。 (齊)忙得腰酸骨頭痛呵,  
我們就沒有份呵。 為什麼國家事呵,

| 3566 6535 6 6 . :||

越趕就 越沒下 場呵。  
到頭來 沒有一顆 糧呵。  
不准 我們 問呵。



愛唱歌的少年朋友們，右邊又有一支非常「够味兒」的歌曲，這是苗區的民歌；宋揚先生模仿苗胞樂曲的格調配上了譜。看吧，它有一種不加修飾的樸實的美。曲調很簡單，很自然，但並不單調。不信，你不要唱詞，光唱曲調，你會覺得很舒暢，因為曲調中上一句到下一句都非常順流，像是在有條有理的講話。在這首譜裏，作者只用了「do re mi so la」五個音，但你並不會覺得它沒有變化，這最能表現出東方

民歌的風味。並不是說每首歌都應當只用五個音，不許用fa跟se，但如果把七個音全用上，再加上些升降記號，唱起來就沒有這樣順口，聽起來也不大自然了。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怎麼唱它才能「够味兒」吧。這是一首悲憤的歌，同我們上次談的「大家唱」情緒完全不同。一開頭，我們可以唱得非常慢，「太陽出來……」和「月亮出來……」要唱得像是一呼一應似的。從「苗家要出頭」到「一世都趕不上喇」是一段淒涼，哀痛的訴說，應該盡量的慢。後面那句「好比

怎樣唱

## 「苦命的苗家」

大純

月亮趕太陽喇，越趕就越沒下場喇，「含有怨和恨的情緒，所以要稍微強一點，但不可以快起來。第二段整個兒要比第一段強一點，因為其中埋怨和憤恨的情緒加強了，從「苗家要活命」到「一年啦到頭忙啦」是一種被壓抑的嘆息。每句開頭的一個字要吸足了氣，才把這個音送出來。後面的「忙得腰酸骨頭痛……沒有一顆糧呵」，可說是一字一淚了。辛苦了一年，到頭來沒有一顆糧，這在種田人講來該是多麼傷心的事

啊，因此這一句把所有的悲痛全包含在內了。由於這些悲痛，這些憤恨，引起了不平，引起

了反抗；第三段的速度突然加快了一倍，音量也加強了，尤其是「我們當了兵，我們出了糧」的「當了兵」和「出了糧」三個字要唱得特別強而有力，表現出極度的不滿和不情願。從「爲什麼別人在享福呵」開始漸漸的慢下來，到「我們就沒有份呵」保持着慢的節奏，沈痛的唱出來。從「爲什麼國家事呵」漸漸再快起來，強起來，有力起來，「不准我們問呵」，的「問呵」可唱成「問囉」。而且提高八度音唱，再

## 本性 (寓言)

——君 施——

把這兩個字唱得極強，這是一個理直氣壯的質問呵！這最後的兩句是全曲的高潮，前面情緒發展的過程處理得恰當，高潮就越來得自然，來得有力。歌兒在這種情緒之下唱完，效果是非常好的，聽衆將用兩眶熱淚來報答你。如果有許多人一齊唱的話，可以在一，二兩段的開頭用獨唱，一，二兩段的最後兩句用齊唱，第三段整個兒都用齊唱，這樣會更有力，效果也就更好了。

有一天，好些野獸聚了攏來，他們圍住一個寓言家，振振有辭地責問他。

狐狸說：「你在寓言裏把我寫得那麼狡猾，就像地獄裏的撒旦一樣。可是，你想想，要是有人來計謀我，有人要把我殺了，我能設法避掉，不該算做機靈嗎？」

老虎說：「你說我凶暴，可是，假如有人來捉我的孩子，我把他殺了，那麼不該算做勇敢嗎？」

熊說：「我固執，可是，假如我抓住的道理不錯，不該算做堅決嗎？」

羊說：「大家都講我懦弱，可是，我想在一個和平的世界裏，沒有殺，沒有搶，我這樣的性情，不是很和順嗎？」

寓言家聽了很多，他擺一擺手叫大家靜下來。於是說：「狐狸，要是你的機靈用來騙的多，那麼你就是狡猾。老虎，要是你的勇敢

用來殺人的多，那麼你就是凶暴。熊，要是你堅決的抓住錯的一頭，那麼你就固執了。羊，要是你老是和順的屈服，那麼你就懦弱了。

「本性像是一個工具，你能把它來做各種各種的事情，好的，壞的。你不能用小部分好的，來替壞的辯護，因為一個醜陋的面孔，洗乾淨一隻鼻子，還是醜陋的。可是洗乾淨的面孔，鼻子上有了一點墨，也就醜了。」

於是，羊低下頭不聲不響，熊大聲吼着覺得自己不錯，老虎想朝寓言家撲過去。

狐狸說：「你講的好壞，是一些空洞的話，你能說左邊比右邊好嗎？你能說白的比黑的好嗎？」

寓言家很平靜的說：「好壞是由大家決定的，大家認作好，你沒法要他們說聲壞，大家認作壞，你沒法要他們說聲好。就像河裏的水往低的地方流，你就沒法要它倒一個頭。」



# 高爾基的事

— 三 —

譯寶樞戈 作夫傑茲魯葛



高爾基輪船上開除之後，又回到外祖父家裏，過了不久，又被送到畫圖師家裏去當學徒。那兒的生活很苦，主人們要他做各種雜役，而更使他苦惱的，就是主人禁止他讀書。爲了要獲得讀書的權利，他不知道作過多少鬥爭，甚至在夜裏爬起來，想借着月亮的清光或是神像前的油燈的光來讀書，這很有像我國「鑿壁偷光」和「囊螢讀書」故事。

當高爾基知道讀書的益處時，他就把自己的精力和空暇的時間都用在書本上，他這樣說過：「每一本書都像一架小的扶梯，我沿着扶梯向上爬，就從獸類上升到人類，上升到更美好的生活的理想境界和渴求這種生活的道路上去。」他還勸人家多讀書：「愛好書籍吧！——這是知識的源泉，只有知識才有救人的力量，只有它才能使得我們在精神上變成強有力的，真誠的，和有理智的人。」

嗎？  
諸位讀者們，你們有着比高爾基當時更好的讀書環境，你們不是更應該發奮地讀書嗎？

· 再回到外祖父家裏 ·

阿遼夏重新回到外祖父那兒去了。他當時的情緒是易怒而好鬥的，他心裏沈重得很——爲什麼大家都把他當作小偷呢？

外祖母親切地迎接了阿遼夏，並且立刻去生茶炊；外祖父還是像往常一樣地用嘲笑的口吻問道：

「你積蓄了不少的金子吧？」

「隨便有多少——那都是我自己的，」阿遼夏答道。  
外祖父還更加激怒了他。

那時阿遼夏正坐在窗口，凱旋回來似地從衣袋裏拿出香煙盒子，像煞有介事地抽

起香煙來。

「噢，」外祖父就辛辣地說道，「這是什麼？竟然抽起煙來啦？不嫌太早了麼？」

「人家甚至還送了這樣的一個煙袋子給我呢，」阿遼夏傲慢地說道。

「煙袋子！」外祖父尖聲叫起來，「怎麼，你存心要惹我冒火嗎？」

他就向阿遼夏撲過去，伸出細長而結實的手臂，閃動着兩隻綠色的眼睛。

阿遼夏跳起來，就用頭撞向他的肚子，——老頭兒跌倒了，坐在地板上，驚訝地眯着眼睛，張着口，向阿遼夏看了好幾秒鐘。

接着就平靜地問道：

「你就這樣撞我，撞你的外祖父？撞你母親的親老子嗎？」

但是阿遼夏自己也明白他這種舉動是不對的。

「你已經把我打得够多了，」他在狼狽之中喃喃地說道。

身子瘦小而又輕的外祖父從地板上跳起來，就敏捷地奪掉阿遼夏手裏的香煙，把它丟到窗子外面去。

「你這個野鬼！」外祖父用威嚇的口氣說道：

「你懂得嗎？在你的一生中，上帝不會饒恕你的罪過的？」

就在這時候外祖母跑進來了。

「阿媽，」他向她說道，「你瞧，他竟敢打起我來了！就是他！打了我。你問問他看！」

外祖母並沒有問什麼，就走到阿遼夏跟前，一把抓住他的頭髮。

她扯了一下他的頭髮，說道：

「爲了打人就應該這樣——就應該這樣……」

他並不痛，但是覺得有些委屈，特別使阿遼夏委屈的就是外祖父的惡毒的笑聲，——外祖父在椅子裏顫動着，用手拍着膝蓋，透過笑聲，他大叫道：

「對呀，對呀……」

最後阿遼夏衝出去，跳進門廊，就躺在那兒的角落裏。雖然那種委屈是難以忍受的，但是他並沒有哭。後來，外祖母跑到他身邊來，向他彎着腰，輕輕地向他耳語道：

「你原諒我吧，我並沒有很痛地扯你的頭髮，我是故意的呀！否則就不行，——外祖父是個老頭兒，應該尊敬他，他的骨頭也給辛苦磨斷了，他滿心都是悲哀——不應該侮慢他。你不是個小孩子啦，應該懂

得這一點……應該記着，阿遼夏！他也是個小孩子，並不比……」

外祖母的話就像熱水一樣地洗清了阿遼夏的身心。這樣親密的耳語，使他既覺得慚愧，又覺得輕快，他緊緊地擁抱着外祖母，互相熱烈吻着。

「我非常愛你，外祖母，」阿遼夏誠心地說。

外祖母接着就說道：「到他那兒去，去，沒有什麼關係！只是不准當着他的面抽煙，……」

阿遼夏跑進房裏，看了外祖父一眼，幾乎忍不住要笑起來；外祖父心滿意足的樣子真像一個小孩子，滿臉閃着光亮，架起兩條腿，還用長着褐色的毛的手指敲着桌子。

外祖父嚴肅地說道：

「噯，阿遼夏，你爲自己找到了事情，又積蓄了一些錢——真是個好小子！現在就在我們這兒住一些時候，然後我再把你安置到一個好位置上。」

「又把他送到哪兒去？」外祖母不滿意地問道。

「送到瑪特蘭娜姨婆那兒去，送到她兒子那兒去……」

「噯，阿爸，你完全想錯啦！……」

「不准多嘴！」外祖父說，「他將來要成爲一個繪圖師。」

• 在畫圖師家裏當學徒 •

他們帶阿遼夏去的那所房子，坐落在城邊上。

房子是新的，但又有點像消化不良，骯髒和發腫的樣子，就好像一個叫化子突然發了一筆橫財，立刻就吃得肥胖起來似的。住在地下室和廚房裏面的，是一些洗衣婦，廚娘，勤務兵和掘泥土的工人。住在住宅裏面的，是軍官，小商人和手藝人。所有這些人都騷動着，忙亂着，使人想起這好像是個螞蟻窩。

房子前面有條深溝，大家就把院子裏的垃圾都丟到裏面去，在它的底層永遠積着一層濃厚的暗綠色的污水。這個地方是極端的氣悶而又污髒的。

阿遼夏的主人們都是些奇怪而又可笑的人。男主人是個繪圖師，留着長長的頭髮，有一對灰色的眼睛和一隻鷹嘴鼻子，他整天彎着腰伏在桌子上畫圖樣。那兩個女主人呢，——一個是老太婆，這是繪圖師的母親；一個是年輕人，這是他的妻子，——就成天地吵嘴。從清早起，她們頭髮也不梳，衣服也不扣，就從這間房跑到那間房，經常地吵罵着。

主人們都像中了魔似地生活着：喝呀，吃呀，因為吃得過飽而生病呀，睡呀，並且時時刻刻都講着同樣的廢話。

這一切都使得阿遼夏異常煩悶。爲了要戰勝這種煩悶，他只有儘可能多多工作。工作並不少。他要帶小孩子，洗尿布，到河上去搗衣服，每逢禮拜三洗廚房的地板，擦茶炊和銅器，每逢禮拜六就洗全屋的地板和兩邊的樓梯。此外還得砍劈和搬運燒爐竈用的木柴，洗碗碟，洗蔬菜，跟女主人上市場，提着菜籃子在她後面跑。

他睡在廚房裏，靠近門廊的門口；他的腦袋被廚房的爐灶烘得發暈，兩隻腳卻又被門廊裏的風吹得冰冷；因此他睡覺的時候，就聚起所有可蓋的東西，把它們全堆在腳上。

阿遼夏非常喜歡工作，——他想清除掉屋子裏一切的骯髒，洗了地板，擦好銅器，通風窗和門上的把手；但主人們還是覺得他做得太少。

有時候他心裏這樣想：應該逃走。但這時候正是可咀咒的冬天，每天夜裏都刮着雪風，風在閣樓上亂跑，被嚴寒凍縮起來的木椽發出爆裂的聲音，——他能逃到哪兒去呢？

· 爲書籍而鬥爭 ·

有一天，阿遼夏沿着後樓梯跑下去的時候，他聽見一陣孩子的哭聲。原來是一個小女孩子迷了路，站在樓梯上哭泣。他知道這個女孩子是住在下一層的一位有錢的女房客的女兒。廚娘出去了，把門敞開着，這個小女孩子就走進不熟識的樓梯而迷了路。阿遼夏就把這個小女孩子送回家去。

女孩子的母親是一位身材高大的漂亮的女太太，她看見自己的女兒和阿遼夏在一起，心裏有些詫異，等到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她睜起眼睛，仔細地看着他。

「嗷，謝謝你！」她用低沈而愉快的聲音說道。「送什麼東西感謝你好呢？」

阿遼夏說用不着送什麼東西給他，但是能不能借一本什麼書給他看看。

「你的兩隻手洗得不乾淨……」她皺了一皺眉頭說。

「嗷，她大可用不着這樣講，」阿遼夏在走出門的時候心裏這樣想。「假如她也要擦銅器，洗地板，洗尿布，那麼她的手不一定就比我的更乾淨。」

他把那本書藏在閣樓裏，禮拜六他到屋頂上去曬襪衣的時候，才想起那本書，就把它拿出來，讀開頭的一句：

「房子——也正像人一樣：各有自己的面貌。」這句話使得阿遼夏爲之吃驚，——於是他就站在屋背的窗口繼續讀下去，一直讀到被凍僵了的時候爲止；晚上，當主人們都到教堂裏去做通夜祈禱的時候，他就把那本書拿到廚房裏去讀，忘掉了世上的一切事情。

當他最後聽到前門廊裏的小鈴發出響聲時，他還不能立刻想到這是誰在按鈴，是爲了什麼事按鈴。

這時候奶娘從房裏跳出來。

「你耳朵聾了麼？有人在按鈴呀！」

阿遼夏在廚房裏忙亂了一陣，想找一個藏書的地方，結果就把它塞到竈下面凹進去的地方，轉身衝出去開門。

「曬死了嗎？」主人嚴厲地問道；他的妻子一邊沈重地爬着樓梯，一邊埋怨着，說這個小傢伙使她在外面等得受了寒，而那個老太婆從下面的門口就開始罵起來。

在廚房裏，她立刻看見一枝點完了的殘燭，叫

道：

「瞧，整枝蠟燭都點完了，房子都要給燒掉啦。」於是三個人就開始責問他，究竟做了什麼事。阿遼夏閉口不語，就像從高處跌下來，全身都跌碎了，他更害怕那個老太婆會找到那本書。

吃晚飯的時候，主人們繼續責罵他，但是阿遼夏知道，他們現在這樣做，只是爲了習慣和無聊的緣故。他覺得奇怪的，就是這些人和他剛剛在書本裏所讀到的那些有力和有趣味的人們比較起來，是多麼空虛而可笑呀。

最後主人們吃完飯，因爲困倦而各自去睡覺了。老太婆一個人最後喃喃地祈禱了一番，就爬上竈，一聲不響地睡着了。

這時候，阿遼夏輕輕地爬起來，從爐竈凹進去的地方取出那本書來，走到窗口去。夜是晴朗的，月亮直窺着窗子，但無論阿遼夏怎樣努力的仔細看，還是看不清細小的字跡。他那樣拚命地想讀書——怎麼辦呢？

他想了一會兒，就從架子上拿下一隻銅鍋，想靠了它把月亮的光輝反射到書本上，但結果卻更壞，更暗。

這時候，阿遼夏就爬到牆角神像前的一張椅子上去站着，靠着神像前的一盞小油燈的光亮讀書。後來他疲倦得很，就從椅子上滑下來，睡着了。

他直到被老太婆叫罵和推打才醒過來。她把書拿

在手裏，用它痛打着阿遼夏的雙肩，滿臉氣得發紅，憤怒地搖擺着棕褐色的頭，光着腳，只穿着一件襯衫。

阿遼夏憂慮道：「書完結了，他們要撕掉它的。」

第二天早晨，所有的人都聚了攏來，摸着看着那本書。男主人帶着懷疑的態度聞了一聞書頁，就說道：

「這本書有香水氣味，我的天呀……」

他們就嚴厲地審問阿遼夏，他從什麼地方弄來這本書的。

他想了一下就說道，這本書是牧師的。

大家再看了一看書，又驚訝又不滿意，牧師怎麼也讀小說呢；但這句話終於使他們安下心來，而這本

書也就得救了！現在得把它好好地藏起來。

院子裏住着一位兵士西多羅夫，他是個憔悴的瘦骨嶙嶙的勤務兵，經常是悲傷的，用着細細的聲音講話。阿遼夏同他的交情很好。

他就把書帶到西多羅夫那兒去，並且告訴了他發生的事情。這位大兵拿着書，一聲不響地打開一隻小箱子，拿出一條乾淨的手巾，把這本小說包在裏頭，放到箱子裏去，並且對阿遼夏說道：

「不要聽他們的話，——你到我這兒來讀書，我對誰都不講。假如你來的時候，我不在家，——

鑰匙掛在神像後面，你打開箱子來拿書讀好了……」但是那個老太婆有些懷疑起來了，就銳利地盯着

他，不讓他到那個勤務兵那兒去。阿遼夏也有些害怕；這本書即使不會在大兵那兒失掉，他也許會把它弄壞的。



結果他只有把書帶到那位女太太那兒去，儘量地不再想起這些好的珍貴的書籍。

當他每天早上到鋪子裏去買麪包和茶葉時，他就從那家鋪子借閱各種小本的五彩的書籍。每讀一本書，就得付一個戈比。

他出去劈木柴的時候，就在雜物室裏讀書，或者就在閣樓裏讀，但到處都是同樣的不便而又寒冷。有時候書非常吸引他，他就在夜裏爬起來，點起蠟燭來讀書，但是那個老太婆注意到蠟燭每夜都短下去很多，就用小木片來量它，並且把比過的木片藏起來。假如早上發現蠟燭短得太多，或是阿遼夏沒有找到那塊量蠟燭的小木片來把它截短，那麼廚房裏就要大吵大嚷起來。

阿遼夏儘量用巧妙的方法讀書，而老太婆時時刻刻追蹤着他，當他失敗了的時候，她就將書撕毀掉。

### · 征服了書籍 ·

主人們定閱了一份畫報，可是他們從來不讀它。他們只看一看圖畫，就把它放到臥室的櫥櫃裏去，到年底裝釘起來，放在牀底下，那兒已經放着三本「繪圖評論」雜誌了。當阿遼夏洗臥室的地板時，髒水就

流到這些書本下面去。

現在，他爲自己爭取到拿雜誌到廚房裏去的權利，並且得到在夜裏讀書的可能了。但是他們不給他燈火，把蠟燭帶到房間裏面去，他又沒有錢買蠟燭。這時候他就偷偷地把燭臺上的燭油搜集起來，裝在一隻盛沙丁魚的鉛盒子裏，再倒進一些神燈的油，用棉線捻成燈心，夜裏面就在竈頭上點起冒煙的燈火。

當阿遼夏翻着一本大書的書頁時，燈心的紅色小火舌就戰抖地搖晃着，像要熄掉的樣子，燈心時時刻刻會溜進透着香味的燭油裏面去，煙熏着他的眼睛，但是這一切的不便，都消失在他那種看插圖和讀說明的享樂之中了。

這些插圖把阿遼夏眼前的世界擴展得愈來愈大了。它們把他從小市民的氣悶的房間裏引出來，向他顯示出神話似的城市，崇高的山嶽，和美麗的海岸。生活在奇蹟似地增長着，大地變得更迷人了，人們更富裕了，城市更增多了，並且一切都變得更加複雜了。

並且因爲這一切，阿遼夏就看到了另一種生活的光輝和人與人之間的另一種關係。

——更正：上期本文註①「波斯」係「波蘭」之誤。

# 孩子們！着餓們子孩

你看過「開明少年」的微文選集「少年們的一天」嗎？

那本書的封面上印的是凱塞·克羅維支的炭畫「希望」；畫着三個孩子在痛苦中憧憬着未來的神情。本期扉頁上的「兒童病室」和左邊那幅「孩子們餓着」也是同一個人的作品。

「孩子們餓着」是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孩子們挨餓的情景。他們擠做一堆，瘦弱的雙手高舉起飯碗，深陷的眼睛睜大了，切望着佈施。他們的父母在哪兒呢？他們為什麼沒有飯吃呢？祇要想一想，誰都要為他們流同情的眼淚，誰都會憎恨戰爭，憎恨暴君。

再看「兒童病室」。後面那牀上躺着個病重的孩子，他的頭無力的垂在一邊，眼皮蓋了下來，已經奄奄一息了。這邊牀上的孩子勉強的撐持起來，目瞪口呆的注視那垂死的同伴，他瘦弱的身體瑟縮着，憔悴的臉極度緊張，恐怖和悲痛的感情在他心裏交織着。左邊這個也許是垂死的孩子的母親，她掩住了臉在哭泣，再不忍看她的孩子了。她是個勞工，看她結實的左臂就可以知道了。作者把這悲慘的景象畫了下來，為窮苦的孩子們伸訴。

這兩幅也是炭畫。炭畫是素描的一種，單只運用線條和明暗來表現物體的形象。從「兒童病室」這一幅上，我們可以看出線條和明暗運用的方法。描寫牀架的是兩根堅強的直線，看起來自有一種鋼鐵的硬的感覺。牀上的白被單用幾塊陰暗和幾條極簡單的線條來表示，自有一種布的柔軟的感覺。枕頭是兩條輕淡的弧線，中間顯得隆起，上面一塊比較淡的陰影，表現出枕頭裏面有着軟綿綿的物質。那母親身上的衣服，線條柔和而渾厚，陰影較重，顯出一種劣等的毛織品。孩子和母親的手臂表現得更成功。坐着的那個孩子骨骼因衰弱而顯露出來。母親的手臂上卻有着由勞動而生成的肌肉。坐





# 平孫！着病



着的孩子面部雖也似乎只剩下骨骼，可是還有一種緊張的表情，垂死的那一個已衰弱透頂了，臉部由一層淡淡的陰暗來表現。從整幅畫來講；近的物體大，筆致濃重；遠的物體小，筆致輕淡，跟我們視覺的經驗相符合。畫上的三個人都在畫幅的左邊，右邊留下空白較多，使人覺得空洞，不安，悽慘。

現在我們來講講這兩幅的作者凱塞·克羅維支：她是有名的近代德國女畫家。她的父親是個木匠。因為看她從小就有藝術天才，他節省了家用送她去學銅刻。後來嫁給一個醫生。婚後夫婦倆住在柏林的工人區。她丈夫給貧困的工人施診，她便在病室裏描寫那些被壓榨的人民的悲慘的境況。「兒童病室」想來就是那時候的作品。希特勒執政後，原先掛在各處的她的作品都被撤除，不准她開展覽會，她的作品也遭禁止。最後，她在祖國不能容身，悲憤的流亡出國了。

為什麼希特勒要迫害這位女畫家呢？原來她的作品都是描寫工人們的陰暗生活，和他們與獨裁者的搏鬥的。她常常以工人的孩子們作為題材，描寫他們在飢餓，疾病，死亡中掙扎的慘象，她也常常描寫母愛，作為烘托，來引起人的同情。因為她的作品中充滿了對現實的不滿，勇敢的對獨裁者作憤恨的控訴，所以工人們將她的作品當作苦痛中的慰藉，未來的啓示。這就使希特勒非常恨她。希特勒會威脅利誘的要她為「納粹」效勞。她卻一點也不動心，牢牢的守着「以藝術為人民大眾服務」的信念。因為她的態度這樣嚴正，所以作品也非常真實。

一個畫家的技術修養好比是人的肉體，而人格修養卻是人的靈魂，兩者都是不能缺少的。常言道「人品高，畫品高」，技術修養還得以人格修養為基礎。凱塞·克羅維支在

這兩方面可以說都很完美。她是一位有氣質的畫家。六十頁上的那幅，便是凱塞·克羅維支的自畫像。看她那悲天憫人的樣子，正是一位人民大眾的慈母。算起來，她今年已經是八十一歲的高齡了。前幾年聽說她還在工作 and 學習。她這種刻苦的工作和學習精神，和理直氣壯的做人風格，真可以作少年們的楷模。

# 繩 一 條

廣 洽  
東 明  
童 畫  
謠 畫

肚子餓，

肚子叫，

打發妹妹回家要。

「鍋子底下沒有火，

缸裏沒米無法燒。

哥哥，

哥哥，

媽媽給你繩一條，

媽說纏緊肚皮就會飽。」





# 森林裏的事故

譯 凌 易 著 丹 爾 薩



## 十三 「一個好狡猾的傢伙！」

彼得在森林裏到處偵察。他想到他這樣偵察，也許會被潛伏在森林裏的別的人看見，他遲疑了一會，於是鑽進了灌木的叢林，輕輕的沿着荒僻的小徑走去，沒有人看得到他，也沒有人聽得見他。

他好久都沒有找到什麼東西。後來他看見有一羣烏鴉聚集在叢林旁邊，叫着，拍着翅膀。

彼得轉身向那有聲響的地方走去。他一走近去，那羣烏鴉就飛開了，留下了一頭鹿的遺骸，彼得知道，那兒就是獵人宰割捕獲物的地方。但是他在什麼地方獵得那頭鹿的呢？彼得的精明的眼睛，發見有一個人的足跡，錯綜地深印在柔軟的泥土上。

他跟蹤着那些足跡，在乾草裏，他看見死鹿被人拖着走過的痕跡。

因此他斷定那個獵人設了陷阱把鹿捉住以後，並沒有當場把牠宰割掉。彼得嫌惡的想道，「一個好狡猾的傢伙！」

現在要偵察是很容易的；這裏那裏低矮的樹枝上，隨處都沾着皮毛，指示出路來。彼得來到了兩路交叉的地方，他知道這兩條路是牡鹿跟牝鹿走成的通路。因為那些野兔跟其他小動物走過的路徑，是細得跟繩子一樣的。

「那個傢伙一定也知道。」他暗自想道。他走到了一個地方，這裏的泥土被翻起來了，灌木叢被踐踏了——很清楚的，那牡鹿曾在這裏拚命掙扎，才搞成這樣子的。

彼得一整天偵察到很多的東西。他在森林裏兜了個圈子，回到家裏。「一定有壞人在搗蛋，」他咕嚕着。「但是——是一個還是兩個呢？」

他把他所發見的事告訴了馬丁；在那個駝背的臉上堆起了憤怒。他粗聲地跟彼得說

道：「我幫你去把他找出來！」

彼得反對。「我不要您做什麼事，——您照常幹您自己的吧，這樣才不致引起別人的猜疑。」

「但是我要——」

彼得不等他說完，就插嘴道：「您得知道，現在要抓住那個傢伙是件最不容易的事情。只要我一個就夠了。我求您，一切由我去辦，好不好？」

馬丁毫無主張的望着彼得那股堅決的神氣。但是他知道彼得是不錯的。此後，彼得就天天獨自繼續着他的偵察。

他好幾天沒有找到什麼——沒有陷阱，沒有羅網。每天晚上馬丁問他探尋的結果，彼得只是搖着頭。

他所見到的證據已經够多了。牡鹿的遺骸啦，拖曳的痕跡啦，靴子的腳印啦，牡鹿拚命掙扎的地方啦，一件一件都是暴行的證據。但是他找不到那次暴行的兇手。

白白的過了兩天之後，彼得在一個叢林中，找到了一個陷阱，張在地面上，只有一隻手掌那樣寬。

「這是捉野兔用的，」他自言自語道。

他極其小心地，不使有一點他到過這裏的形跡留

下來，不過他在那陷阱的周圍，折斷了一些細小枝條，讓它們寬鬆地掛在樹上。他把帶着幾片枯葉的乾枝條插在不顯著的地方，做着標誌。

他決定在那個地方，守候那個獵人。但是他不必太靠近那個地方，不然他不會達到他的目的了。沒有野兔墜到那陷阱裏去，獵人是不會爬到叢林裏來的。假若他在別的地方捉住了那傢伙，那傢伙可以說他只是到那裏去散步，雖然這地方一向是不准閒人去散步的。

過了兩天，彼得去看了那陷阱，但是沒有得到結果。到了第三天，他看見那陷阱周圍的叢樹震動了一陣子。一定有一隻野兔被捉住了，掙扎着要求自由。「可憐的小東西，」他想，「我幫助了你，你該多麼快活啊！但是我不能幫助你。你得犧牲，你犧牲了，別的動物才可以得救。」

他試了一下電筒，在鎗膛裏裝了子彈，然後匍匐到陷阱那邊去。

那野兔狠命地掙扎着，拚命向上面跳着。結果那陷阱反而把他縛得更緊一些。後牠的力氣慢慢的衰弱下去了。

「可恥的刑罰，」彼得想道，好像他跟那野兔一

同在忍受那刑罰。

到暮色蒼茫的時候，那野兔靜靜的一動也不動了。「一定完了，可憐的東西，」彼得想道。

天黑下來了，沒有多久，上弦月明亮地從天空照耀下來。

似乎有人在偷偷地摸索過來。彼得看到那傢伙靈活地從叢樹裏溜進來。

現在那傢伙一定看到他的捕獲物了……現在他已經得到他的勝利品了……現在他正要把他帶走了！

彼得跳了出來，大踏步走上去，亮着他的雷筒。那個人不覺驚叫了起來。

「站住！」彼得怒氣沖沖地喘着氣。他看見野兔從那獵人的手裏落了下來。

「站住，不然我要開鎗了！」彼得扳了一下鎗機。「一步也不准動！」他警告着。

彼得困難地壓抑着自己的激憤。現在他已捉到那個暴徒了，他要嚴厲地處罰他。他命令道：「把野兔檢起來。」

那獵人笨拙地服從着。

彼得用電筒照着他的臉。

那是一個中年人，臉孔白得跟死人一樣，滿是恐懼的卑鄙的臉色。他跪了下來哀求道：「請饒恕我吧！這是我第一次——」

彼得輕蔑地踢着他。「起來！」他拿起那隻野兔之後，便把那個人的兩隻手，綁了起來。「跟我來！」

那個人卑鄙地哀求着：「不要這樣跟犯人一樣的縛着我吧！」

「你比犯人還不如！走！」彼得把鎗頂住着他的背。

彼得帶着他的俘虜來到那「看守森林的小屋」旁邊了，他報告道：「當場捉住的！」

馬丁跟巴比特靜默着，戰慄着，望着那隻絞死了的野兔和那個囚犯。

「我要把他帶到警察局裏去，」彼得說。

那個獵人喊了一聲，帶着哀求的神氣望着馬丁。但是那個駝背只凝視着那隻死野兔，搖搖頭走開了。





# 麥子哪裏去啦

童兆傑

「年年都這樣，打下麥子來，不幾天就沒有啦！還不够人家的哩！日子怎麼過呀！」母親對着堆

在當門的一堆麥子歎息。兩道眼淚

從她的黃瘦的臉頰上淌下來，她用手去擦，眼圈兒已經紅了。

母親彎下身去，抱了一斗麥子站起來。因為用力太猛，腳站不穩，幾乎跌倒了。她忙把身子穩住，急忙的走進裏間去，把麥子倒進缸裏。跟着又慌急慌忙的跑出來，又抱一斗。

妹妹站在門檻上問道：「娘，端上哪兒去呀！」

母親又歎了一聲，隔了好久才說：「去藏好呀！都給要賬的弄走，明天你們還吃什麼呀……」母

親的話調似乎在怪妹妹不懂事。

「誰在家啦，開門，沒人嗎？」

忽然一個粗大的男人的聲氣在門外叫。母親怔了一下，來不及回答，大門就砰砰的被打得像擊鼓般響，大黑狗也咬起來了。

母親慌忙開了門，進來的是個氣昂昂的胖老頭子。他穿了一身白紗布夏衣，把他那生滿鬚子的臉愈襯得黑而且醜了。後面跟着一個滿臉流氓氣的，穿草綠色短褲的矮個兒。

「吸煙吧，我給你找煙……」母親趕快走到裏間，很敏捷地把一條破棉被蓋住了缸。出來的時候，她連連回頭望了幾眼。缸還有一條大縫子沒有蓋住，她心裏很慌張，但也沒敢再進去蓋好。

「煙不吸，人在家嗎？」胖老頭子在外間粗暴的吼着。

「快找他回來，我斗量麥子！」矮個兒應和着。

「孩子他爹趕集去了，一會兒就回來的，您先坐坐，我燒茶去！」母親用懇求的口氣說。

「騙誰！」借錢時是孫子，還錢時是爺爺！」甚麼趕集去啦！哼，我看你能躲掉才算有本領！」胖老頭子咆哮着，回過頭去招呼那矮個兒：「找斗，拿布袋，賬掏出來看看，欠多少麥子！」

「別生氣，俺是沒法子……」母親喃喃地說。

「聽我說！」矮個兒截住了母親的話。一面往褲袋裏掏：「都是

親的話。一面往褲袋裏掏：「都是

這樣的，現在什麼時候啦，麥子還不送去。噫，還叫我陪着大爺下鄉受熱。窮人就不能理睬，叨了光還不知好歹……」他掏出一個小摺子，一邊看一邊念：「三月廿日，使錢三萬元，一萬元，收麥後還麥子三斗——老斗，四十二斤——三三見九，九斗麥，拿布袋吧，」矮個兒念完，看看胖老頭子。

「等孩子他爹回來也不晚呀，

## 槐樹

孫景明

高高地蓋過了屋頂  
白色的花朵  
浮着一種輕淡的香味  
太陽從雲裏鑽出來  
你稀疏的葉子  
還遮不了下面的石凳

您先喝杯茶……」母親怯怯的說。

胖老頭子不顧母親的話，彎下身去抓一把麥子看了一下，「這麥子不行，全是土，單給劣麥，不行，不行！」又回過頭去吩咐矮個兒：「看他還有麥子藏着沒有！」

「沒有啦，就打這些，俺自家就沒有敢吃！」母親聲音顫抖了，臉也變成了青灰色。

矮個兒眼一眨，目光向屋子裏一掃，沒有見麥子，就看着胖老頭子說：「就是這麥子吧，大爺，一斗折八升算！」

「好吧，一斗折八升算，」胖老頭子點點頭，「一石是八斗，一斗合八升，便宜你！」

母親急得什麼似的，張口想爭辯，但是一看胖老頭子惡狠狠的眼光，就嚇得不敢作聲了。

一堆麥子一斗一斗的全倒進了布袋去，矮個兒還用手在地上抓。

抓了好一會，叫道：「一石整。還差一斗多哩，怎麼辦？」

「我，我就不信就只有這一堆麥子，上裏邊去仔細找找，」胖老頭子命令着。矮個兒飛快的向裏間跑。

「沒有啦……」母親還沒說出口，矮個兒已將破棉被丟在地上，「找着啦，缸裏藏得有！」他抱起缸來，把麥子全倒在斗裏，剛好一斗整。

「走吧！」胖老頭子說，「便宜你啦，按理還差四五升哩，你家窮，不講啦！」

母親沒有作聲，她眼看着矮個兒把一布袋麥子揹上了背去了，忍不住嗚咽起來，眼淚直往下流。

太陽正南了，正是鋤地的人回來吃午飯的時候了。弟弟揹着鋤頭走進門來，嘴裏唱着：

「打完麥，曬完場，

備上禮物應親娘，

……

弟弟一走進屋裏，看到當門一堆麥子一顆也沒有了，心裏一怔，

急忙問道：「娘，麥子哪裏去了？」

母親在籬房裏沒有答應。她正對着沒有火的竈門在發楞。

× × ×

## 鯖魚集

海濱瑣記之六

曹煥百

海灘涼着的魚網迎着風輕輕飄揚。遠遠的，有十多隻漁船，張滿了帆，一晃一晃，緩緩的向海濱駛來。這時候正是午後四點半鐘，熱辣辣的太陽還高高地掛在天際。初夏的白晝多麼長呀。晾着魚網的草坪上聚集了許多人，有男的，有女的。他們躲在魚網的稀疏的陰影下面，不停的流着汗水。男子們都解開布衫當胸的鈕扣，露出紫銅色的肌膚，像剖開了肚子的魚。他們平時是種田的，每年鯖魚汛中，臨時兼做魚販。在這個時候，荒涼寂寞

的海邊驟然跟市鎮般的熱鬧起來。

「是昨天那個時候了，潮水怎麼還不漲？」一個人舉手遮在眉毛上面，眯着眼睛望太陽。

「今天比昨天略微要遲一些，再等等，快了。」近旁另一個人也望望太陽說。許多人站了起來，走到海灘的邊沿上。人聲更嘈雜了。

潮水慢慢的往岸上漲，漁船緊跟着一步一步靠近岸來。最後船底在淺灘上攔住了。海灘上立刻亂了起來，人們都捲起褲管，光着大腿，向海水中闖去，誰都顧不到脚

底下滑，爭先恐後的奔向漁船。要是去慢了一步，買不到魚，這一遭豈不白白辛苦了嗎？

一個身子高，腳桿長的人先走到漁船邊上，他高高舉起竹籃，遞給船上人。不一刻，遞下一滿籃銀鱗鮮魚來，他擱在肩上，吭哨，嘎哨的走回海灘來。

空籃子紛紛往漁船上遞，滿籃滿籃的鮮魚往每個魚販的手裏送。七幾隻又破又舊的白木船，組成了這水面上的市集。買客們全齊膝沒在水裏，像是跪着，大家把籃子高舉在頭頂上。向這樣的高櫃臺買東西，別處是很少見的。

一個婦人險些兒滑一交。她尖叫一聲，兩手在空中划了個圈，恰巧拉住了一個男人胸口的衣服，方才站穩了，又回手來拍拍自己的胸脯，別人也為她捏一把冷汗。

突然「啊」一聲，一滿籃魚



倒翻在海水裏了，一個人手裏只握住半圓竹籃柄。他慌忙彎下身，兩手在海水裏亂撈，可是只拾得個破籃兒，魚早漂到不知哪兒去了。他急得臉色發白。

「這真是大海裏撈魚，哪裏去

## 給擦皮鞋的

孫景明

髒到透頂的皮鞋，  
你都能擦得發亮，  
但是，永遠擦不亮你自己的生活。  
用盡氣力拭去別人腳上的污泥，  
卻永遠揩不掉你自己臉上的淚。  
童年，青春，  
便從刷子間  
溜走了。

我呢？」旁邊有個人惋惜地說。

「那……那怎麼能……能！」  
他洶洶地說。「三十斤魚，要三萬元本錢哩！」

「喔，這注賬應該你認的。」他

楞了一下，擡頭向漁船上的人說。

「怎麼能叫我認賬呢，」

漁船上的人很奇怪地問。

「是你遞下來時翻掉的，」

他揉揉眼睛說。

「我對你說過籃子柄不結實，叫你捧了籃子走，你偏偏要提，」船上人很痛惜似的。

「你沒有這麼說。」

他們於是爭論起來，結果

大家各認一半了事。

不到一點鐘工夫，這海邊的魚市像潮水般的退了。人們熙熙攘攘的走回海灘去。買到魚的滿臉喜悅，買不到的不免有點悵喪，漁船上的人提高嗓

子對買魚的人喊。

「明天來，明天來，明天我們多掙幾網。」

這固然是船家招呼買客的話，但同時也是在祝頌自己，希望明天掙下網去能多兜到幾十斤魚。買客們也從來不會忘記這口頭的約言，明天這時候，海灘頭仍舊有這末多人在守候了。

買魚的人涉過淺水回上了灘岸。海水直濕透了他們的肚子，水滴從他們捲起的褲管一滴滴淋下來。但是望望籃裏一條條尖刀樣的雪亮的鱈魚，臉上不由得浮上一絲微笑。

他們把鱈魚挑選一遍，分做三堆：一堆是肚子裏包一肚子魚子的，叫做「韋子鱈」，顏色好看，味鮮美；一堆是扁肚子的鱈魚，尾梢僵硬，叫做「僵梢鱈」，色味都比「韋子鱈」差得遠了；另一種是

「小黃魚」，模樣和大黃魚一樣，可是頭大身小，人們嫌牠骨節多，分量重。沒有揀選過的，叫做「統鱗」，意思是雜拌鱗魚。

販魚的人挑一擔鱗魚回家，過一夜，在曙光裏又挑到七八里外的鎮上去賣。買進的價格每斤約一千元，賣出去就要兩千或三千一斤。要是挑得動四十斤，每天就有四五

萬元可賺。可是遇到下雨天，鎮上主顧少，賣不掉，那就糟了。攔不上兩天，鱗魚便臭爛了，他們只得挑着擔沿村叫賣，在泥濘的道路上走着，雨淋得他們全身濕透。但是他們覺得販鱗魚的收入總比種田，幫傭強多了。

這鱗魚市場一直要到夏末秋初方才停歇。



## 我讀「少年們的一天」

王柏椿

四月裏我跟哥哥回故鄉去了一趟，到回家時才看到四月號「開明少年」上的徵文啓事，時候已經是五月底邊了，趕不上寫好了寄去。當時心裏很難受。現在看到了「少年們的一天」，我更懊悔沒有寫一篇去投稿了。

我喜歡「少年們的一天」，比「開明少年」還喜歡些；因為那整

本都是少年朋友的作品。我希望過後「開明少年」能多來幾次這樣的徵文。

一拿到手，我就把整本書全看完了，隨後又看了一遍。我覺得像跟一些外地來的朋友談了一陣天。

有一次，舅舅從上海來，吃過晚飯，爸爸跟他閒談。問過了表哥表弟現在怎麼樣，就談到那時候上

海的情形。

舅舅說：「真是比打仗那時候還難，米漲過四十萬了。幾天裏頭儘在鬧搶米。」

爸爸點點頭，「我們這兒也一樣。」

在看「少年們的一天」的時候，我也老想說：「我們這兒也一樣。」

真的，警察開槍打搶米的，我們這兒也一樣。學生沒有錢念書，我們這兒也一樣。抽壯丁，我們這兒也一樣。保長硬派捐款，我們這兒也一樣。這些文章好像都寫的我們這兒，真親切透了。想不到出在幾千里外頭的事情，會跟我張開眼睛就看見的，豎起耳朵就聽見的，完全一樣。

我不知道住在別地方的，讀了「少年們的一天」是不是也會有這個感覺。可是爸爸說：「會的，

這樣的事情太普遍了。」要真是這樣，那麼，在這幾篇裏頭的插圖，畫着的不就是咱們中國現狀的縮影嗎？

在「少年們的一天」裏，有許多篇是寫學校的。我跟小學時代的同學碰了頭，最喜歡問問各人學校裏的情形怎樣，奇怪的是這許多篇上寫的，有好些事情跟我們所談的像極了。尤其「上演」跟「阻撓」兩篇，我看了簡直想跳起來。我們在學校裏不也碰到過這樣的阻撓嗎？我相信「阻撓」最後的一句話：「我們認為對的，我們就做下去。我們要用衝的精神，去粉碎一切障礙。」

看完「少年們的一天」，我原想包上一張包書紙，好好的保藏起來。後來仔細看看封面，又捨不得包了。一包上，就把封面上那張畫給遮了起來，挺可惜的。

畫上面是三個孩子抱在一起，他們都仰着頭，睜大了眼睛在望。中間那年紀大的，精神都凝聚在眼睛上。後面那女孩子面上帶着喜悅。最小的一個孩子頭擡得那麼高，眼睛給所望的東西吸引住了。這幅畫的題目是「希望」，看三個



## 拿了成績單以後

許霞西

從學校裏拿了成績單出來，心裏又是高興，又是憂愁。高興的是考了第一名，憂愁的是下學期學費要五十萬了。結果，憂愁蓋過了高興。

我一邊走一邊想：父親年紀老了，已經教了四十多年的書，正是應該休息的年齡了。近兩年來他身體越發衰弱，整天嚷着疲勞，可是事情是極明顯的，父親不繼續教下去，我的學費就沒有着落。像父親

孩子的神情，希望已經不遠了。

我把這張畫看了很久。忽然想到，畫上畫的不正是我們嗎？我們雖然處在不合理的環境中，可是我們大家抱得緊緊的，擡起頭向高處望。我們有希望，所以決不懊喪，我們會努力去抓住這個希望。

那樣，教了一輩子的書，應該得到政府的尊重，年紀老了也理應休息了，政府應該擔負他的生活費用。可是如今不要說休息，連子女的學費也沒有着落。教員的新金又那麼菲薄……我不敢再往下想了。

到了家裏，母親正在院子裏洗衣服，她看見我滿臉憂愁，就問我：

「是不是留了級，這樣不高興？」

我想不出話來回答，祇是呆呆的站着。

母親看我這樣，只道我真的留了級，不由得生起氣來：

「哼！留了級，看你下學期還讀得成！可憐你父親這樣大的年紀，爲了你們還天天硬撐着到校中去上課，你還這樣的不懂事。」母親聲音發抖了。

「不，我沒有留級，」我勉強的說，眼眶裏充滿了眼淚。

「那麼爲了什麼？」

「學費問題。」

「下學期要多少了？」

「五十多萬，」我說完了就向屋裏跑，母親馬上丟了衣服也跟了進來。

姐姐，哥哥和父親正在屋裏談話，我一聲不響的坐在椅子上，母親一進來就說：

「下學期學費要五十多萬了，

怎麼辦？」

「怎麼辦呢！我只有仍舊教下去，」父親無可奈何的說，語調中含着憤怒，也含着怨尤。我心中感覺着一陣痛。

「我說只有向省銀行去貸款，」姐姐說。

「貸款最多只有十二三萬元，其餘呢？」哥哥憂愁的說。

「不過就這一學期了，總得讀完，」姐姐說。

「就是畢了業又怎麼樣呢？十四歲的孩子……」父親臉上的皺紋更多了。

隔壁的三媽搖着扇子來了，她看見我們都滿臉愁容，就問：「做什麼呀，你們？」

「學費，」母親慢慢地回答她。

「是呀！」她顯出驚奇的样子，「聽說要五十多萬了，其實也並不算貴，上學期已經要二十多萬了，

不過漲了一倍半。半年前米只有六萬元一擔，現在漲到三十五六萬，已經快七倍了。這樣一比，學費漲得還算好。」

「是呵，做生意的水漲船高，物價漲了，更可以賺錢，學費漲一點兒當然不算什麼。可是我們公教人員的薪金，這半年來，還沒有漲上一倍呀！」哥哥氣憤憤地說。

三媽見話不投機，坐了一會就走了。於是我們重又討論起學費來，姐姐說：

「聽說這次有什麼機關發起助學，凡成績在七十五分以上的可以借學費三分之一，」姐姐說。

「要不要利息呀？」母親問，她早給三角兩角的利息嚇怕了。

我正拿出成績單來，弟弟忽然從外面跑進來說：「隔壁的良哥哥留級。」

「他媽沒有罵他？」我問。

「沒有，三媽說多讀一學期也好，反正學費便宜。」

大家沒有作聲，屋子裏靜了好一會，父親長嘆了一聲。

「我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我打破了岑寂。

「那好了，學費已經有着落



# 空 堂

明天開課了，我匆匆的跑進教室，看見講臺前擠滿了同學，唧唧喳喳的在看新的課程表。看過的人都有點垂頭喪氣，好像才被老師罵了一頓似的。

我也擠上去一看，那一塊長方形的小板上貼着白紙，用紅色的油墨印的字是各種課程，每種課程下面注着一行墨筆小字，是授課教員的名字。可是「地理」那兩個字下面卻沒有小字。我看到這裏，一個

了，我再去打聽一下，父親下學期不要再教了，」姐姐安慰大家說。

父親下學期真可以不要去教書了嗎？不會的，父親爲着我們一家人，仍舊得教下去，教下去。我知道得很清楚。

x x x

## 傅廣霖

熟悉的面孔，突然現在我眼前。

初放假的時候，我們學校裏起了一個小小的風潮。牆上，門上，大樹上都貼滿了觸目的標語：「驅逐課人子弟的教員李××！」地理教員李先生刺眼見到了，再也停留不下去，他背着個鋪蓋捲，狼狽的離開了學校。可是誰又料到，到開學還沒有聘到地理教員。

我們學校成立後第二年上，李先生就來到這裏了。他脾氣很和

講，白皙的臉上總帶着謙虛的微笑。當我們回答不上他的問題時，他照例輕輕的說：「不要慌，再想想……再想想……」要是隔上一分鐘，我們還是不作聲，他便表現出抱歉的神情，急促的點點頭，「請……請……坐下！」再轉問別人。

等大家都答不上來時，立刻轉過臉去，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起來，隨着字的一撇一捺，他的藍布大衫一擺一擺，顯出他用了很大的力。同學們看了都暗地裏譏笑他。寫罷了，然後回轉頭來，「知道了嗎？下去用用功。」的確，他自己便是很能用功的。同學們常常看到他看書直看到深夜，自然儘在翻弄些地圖地理課本之類。可是同學們對他卻一味藐視，說：「他，他不用功還成嗎？……用功還不行呢！」這一類的話他一定也聽到過不止一次了。

然而他卻越來越出勁了。他的桌子上經常攤開着四五本地圖，各種地理的書籍堆得老高的。住在他的隔壁的同學說，他有幾夜看書看到雞叫。我們的筆記也越來越多起來。可是同學們還向教務主任說請換一個地理先生。他知道了這回事，在課堂上添了許多不自然的成分。有一次，他忽然停止了講，用手擦了一下無光的眼睛，感動的說：「你們……是師範學生……將來也是去當教員的，要記住，祇要盡了自己的力量，就問心無愧了……」他眼圈紅了。

但是同學們全不體會他的話，仍舊一味輕蔑他，說他是個高小教員，沒資格來教我們。因為教務主任不答應同學們的要求，同學們再接再厲的一定趕走他。在同學們深夜裏寫標語的時候，我阻止說：「師生間總有點感情的，何況又是

同鄉！」「感情！同鄉！都和你一樣，中國早亡啦！」同學們這樣搶白我。

現在大家都非常懊喪。只要



## 水災記

連日傾注的大雨，總算住了點兒，可是廚工來報告說：午飯仍然不能開。廚房一帶的水還沒有退，爐竈還給水淹着。

得到了訓育主任的准許，我們幾個自告奮勇的上街去給同學們買食物。一方面也看看外面究竟成個什麼樣子。我們赤了腳，背上袋子，走出了校門。

整個成都變成澤國了。街道都成為浩浩蕩蕩的河道。一條條小巷子裏的水全往大街上灌。兩旁的屋子浸在水裏。只有幾家店鋪零零落落的開着。我們小心的踏着水慢慢

有人給我們照教科書大聲念一遍，也總比空堂強得多，同學們也都這樣的惋惜：「誰料到竟聘不到教員呢！」

## 冬心

的一步一步前進，走到了一家餅店前。

餅沒有現成的，我們等老闆現烘。停了一會，看見一羣人，有的背着包，有的提着箱，有的抱着小孩子，踉踉跄跄的從街上經過。老闆向我們說：

「這些人大概是新西門外逃來的囉。那些地方淹得好慘哪！好幾隻救生船救人都來不及。街面上可以行船了。傢具呀，衣服呀，沖得到處都是。」

我們聽了，不由得叫聲哎呀呀，問他說：

「你去看來嗎？」

「我倒沒有去看。對門王大哥剛才到東門外去，我請他看看我兒那兒淹了沒有。」

「你兒在哪兒？」

「在望江樓川大學堂當雜役。算天保佑。王大哥說，學堂裏房子都沖倒了一間。虧得學堂裏有的是洋樓呀！人都躲上洋樓去了。王大哥說好多會水的在水裏撈東西，傢具呀，箱子呀，甚麼值錢的東西都撈得有。」

他只顧說，忘了爐裏還烤着餅子。我們嗅到一股焦味兒，就催促他取了出來，帶回學校去。

學校裏的同學都在議論紛紛：「這回水災，四門可都遭得慘了。」

「聽說新西門外淹得最兇，沿城馬路全不見影兒了。」

「哼！東門外那麼大的安順橋

也給水打斷了。還有新南門外的復興橋，鋼骨水泥修的，還不是給水沖得倒了過來！」

「奇怪，這回的災區大多在四郊附城一帶。」

「因為附城有大河呀！」

「想不到下了幾天的雨，河水竟漲得這樣快。」

「我剛才聽老師們在說，是灌縣都江堰漲了水。阻水的壩被水沖斷了，水便全湧下成都來。」

「這還得怪政府沒有把河道工程辦理得好！」

.....

「呵！天，這一來我的家準淹了。」

「唉！戰爭不停，又來了天災！」

寢室前圍了一大堆人，原來是一個洗衣服的婦人在哭訴着說：

「……昨天夜裏雨都停了。還

有人來說水馬上就要漲。大家都還不信。我哪裏能走呀！牀上還躺着病得半死的娃兒。唉！天要給人的災難是逃不脫的。我剛在給娃兒弄東西吃，就看見房裏的水突然一寸一寸的直往上漲。隔壁王三嫂催我快走。我着了慌，從牀上抱起娃兒奔到門口。水已經齊腰了。眼前白茫茫的一片水，我頭一暈，身子一斜，喝了兩口水。只聽見水裏在喊救命。天哪！手裏的娃兒沒有了。我趕忙撈，手碰着了一件東西，我當是娃兒，就一把抱緊。一股水打過來，把我浮在面上。天！哪裏知道抱着的是一條木頭。唉！我怎麼不死呀！那木頭偏把我帶了起來。」

她哽咽得再也說不下去了。只是痛苦的抽着氣。

我聽得楞住了，忽然肩上有入拍我一下，轉過身來看是小張。她

把一張報紙塞在我手裏。上面最大的標題是：



## 「吃大戶」

張廷輝

七月一日那天，我剛放學回家，老張慌慌張張的由大門外跑進來向伯父說：

「大老爺，外頭「吃大戶」的來了，人家都在關門，我們也關上大門吧？」

「趕快去關上！」伯父嘆了口氣，「我曉得米一天天的漲，終於要出事的。」

老張出去關門，我也好奇的跟了出去。我長了這麼大，還不知道什麼叫做「吃大戶」，因此想出去看個究竟。只見街那頭跑來許多小孩，他們一路嚷着：

「吃大戶的來囉！」  
「吃大戶的來囉！」

「成都此次水災，人口傷亡約六萬。房屋財產損失不計其數。」

已經黃昏時候了，街上的車輛急急忙忙的跑着。街上的行人也邊走邊嚷，「那頭吃大戶的來囉！」這一幅慌亂緊張的景象，真像有什麼大禍要降臨了。

街兩邊的鋪子乒乒乓乓急忙在關鋪門。

「這是啥子年辰呵！拿了錢買不到米！」隔壁的范太婆在詛咒着。

「再等兩天買不到米，我們也要「吃大戶」去了！」

「是嗎，昨天七萬八還買不到！」

「這個年頭怎麼得了呀！」  
「昨天南門上飯鋪餅店都遭了」

殃了。今天又到西門上來了。」

他們說着說着，喧鬧的聲音就越來越近了，一大羣男的女的，拖兒帶女的，有的拿口袋，有的提竹兜，衣裳非常襤褸，個個臉上都浮上一層飢餓的色彩。女的披著頭髮，走在前面，後面跟着面黃肌瘦的小孩子，哭哭啼啼的，拿着在街口搶到的大餅油條，在起勁的大嚼。

「看巡查隊來了，趕快動手！」  
「怕啥子，肚子餓，沒米吃，逼得這個樣子。巡查隊來抓去見官，我們還是要飯吃……」

他們又擁進離我家不遠的一家蒸肉店。那家店來不及關門，幾大籠蒸肉一下子就被他們光顧完了。看了這一幅悽慘的饑民圖，我不由得嘆一口氣：

「這究竟是啥子年辰呵！」  
x x x





## 黃梅雨

馮 孚

雨下着，風吹着，已經下了兩天的黃梅雨了。我睡在牀上，被浙浙瀝瀝的雨點驚醒了。前天回家，看到我們家的麥還有一半在田裏。給這狂風一吹，暴雨一打，想是折倒在田裏了。麥子埋在泥裏就會發芽，爸爸一定在乾着急了。

鄰家三叔，今春繭子收成很好，除去本錢還多下二十餘萬。因而他在街坊上儘賭儘吃。單剩三姨子獨個兒在田裏割麥。前天將下雨了，還不見三叔回家。三姨子慌了，一邊割麥一邊罵：「這冤家手裏一有錢，就儘賭儘吃，家裏事一點也不管。天要下雨了，還不回來。忘八蛋，讓麥子躺在田裏發芽吧，管他媽的。」

景庭哥哥在人家做短工，見天

下雨，他心內就焦了。下雨天沒人家請短工。嫂子倒是非常能幹的，除了白天在田裏工作，夜裏還要替丈夫補鞋補衣。她識得字，可惜在這樣的環境中，她簡直沒有時間碰着書本。

間壁福生哥常常到村上的馮先生家去看報，關於政治他能懂得一



## 苗子跳舞

方永燁

點。去年三月中村上要迎神賽會，他勇敢的起來反對，他寫了標語，想把那些發起人打倒。但是村長把他叫了去，罵他說：「你讀書總算讀到六年畢業了，怎麼一點事理都不懂，亂七八糟的說，說些什麼！真是越讀書越不懂理了。所以年輕人還是不給讀書的好。」福生哥氣得開不出口。

「噓——噓——噓——」起身鐘打斷了我的思潮。窗外的雨仍舊淅淅瀝瀝的下着。

我到貴陽已經一年多了，可是還沒有看見過這裏的苗子跳舞。今天是舊曆四月初八，是苗族的一個好節日。每年到了今天，苗子們都要從鄉間跑進城來集會，唱歌，跳舞。所以我吃過早餐，便約了一位朋友一同去看他們跳舞。

街上的人比往日多了許多，人行道上像潮水般的擁擠着。我們也就從人叢中擠過去。苗子們都匆匆的走向舞場去。那些苗姑娘們被擠得滿頭大汗，低着頭，臉漲紅了。

舞場上已經站滿了人，我們便擠了進去。苗子們一個個都穿着嶄

新的土布——他們自己編織的——衣裳。男的頭上有的戴着小帽，有的繫着大大的包頭，穿着長衫，腰間繫着很長的腰帶，臉色油黑，顯得很健康。女的頭上繫着五顏六色的花布片，頭頂結着一個髮團，髮團上插着光輝奪目的銀別針。身上穿着鮮豔的苗裝。最逗人的是她們的裙子，跳起舞來，隨着她們的赤裸的脚桿飄動。脚上穿的是一雙尖尖的土布花鞋。她們的臉上沒有擦脂抹粉，沒有絲毫修飾，顯露出淳

樸的天然之美。

他們跳舞的時候，男的拿起竹簫或蘆笙站在中央，吁嗚吁嗚的吹着。女的手拉手的圍着男的一邊跳，一邊唧唧啞啞的唱。她們的歌聲與笙簫的音調相和，非常好聽，可惜我不知道他們唱的什麼。每唱完一首歌，他們便你向我微笑，我向你微笑，笑得非常甜蜜。

他們唱倦了，便一齊坐下來，打開他們由家裏帶來的花糯米飯分着吃。一邊吃，一邊談話，好像是

在訴說各人的遭遇。

我的朋友住在這裏很久，對於苗子們的風俗人情很熟悉。我問他：「他們今天跳舞有什麼意思呢？」他說：「今天是他們年青男女集體訂婚的一天。每年到了今天，年青的苗子們都要到這裏來集會，唱歌跳舞，當唱到合意了，女的就請男的吃花糯米飯，男的就買花帕送女的，這樣就算訂婚了。」

歡迎投稿

# 少年們的一天

「開明少年」兩週年紀念應徵文選

定價七角

葉聖陶先生序  
沈同衡先生插圖

本誌這次徵文，題目是「少年們的一天」，日子定在五月十日，那是隨便定的，請讀者們各把那一天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寫成文篇，寄給我們。到截止期為止，共收到兩百多件來稿。作者的分佈很廣，幾乎每省都有。現在選出四十篇，印成單行本，供少年們觀摩——誰要寫日記，看了這些文篇一定會得到不少的啓發。並且讀了這四十篇來稿，可以知道全國少年五月十日那一天的生活。

開明書店

# 開明書店印行

開明少年叢書

## 少年化學實驗手冊

顧均正著 定價一元九角

本書介紹一個最簡單最經濟的化學實驗室，所需儀器藥品只須很少的代價，就可以做二百餘個化學實驗，化學上的各種重要知識均已括無遺。你可以把牠們當做娛樂，也可以把牠們當做學習。凡願意在自己的實驗室裏發掘化學寶藏，準備在未來的化學課上爭取榮譽者，不可不手此一冊。教師以此為示教實驗之準備書，更為適宜。

## 化學

## 奇談

本書用演義體，敘述二少年從叔父學習化學之經過，治又藝科學於一爐，讀之令人躍躍欲一試此化學之奇蹟而後快。全書將化學上的基本知識，組織成有秩序的系統，費一兩天的時日讀畢此書，其所得當遠過於學生在教室中一年的聽講。教師將此書介紹給中學生，必能使學生發生無限的興趣。

開明青年叢書之一

法布爾著 顧均正譯

每冊定價三元

## 水重與氫重

張墨飛譯 定價一元四角

水與吾人之關係至切，世俗稱為百藥之長。氫亦為關係吾人之重要元素，科學家謂為一切物質之本。一九三二年，美國科學界舉重氫與重水發見之烽火，茲化學領域中頓增一「同位素」研究之園地，影響所及，除化學外，即物理，生物，醫學及一切科學之範圍，均有被其波及之形勢。本書詳述重氫與重水發見經過，製作之方法，並詳論其性質，濃度，功用。

## 火與焰

在人類進化的歷史上，火的發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了火，人類可以防禦猛獸的侵襲，可以製作食品，和器物，可以遷移到較寒的溫帶地方去住。所以關於火的知識，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基礎。本書分十一章，從火的發明，火的歷史，火的本質，火的燃燒，到火的爆炸及火的災害，都有詳盡的敘述。文筆生動，例證豐富，讀後不但對於火能有全面的了解，對於物理化學的學習，也會有許多幫助。

章士倅譯 定價一元三角

# 開明青年叢書

顧均正先生的科學小品集

**科學趣味** 一元三角

**科學的驚異** 一元二角

**電子姑娘** 一元五角

這三本書，各包含科學小品文二十餘篇。其中有故事，有隨筆，有談話，也有速寫。題材雖都是物理化學方面的各種死板的現象和抽象的原理，但是，一經顧先生用文學的筆調處理之後，死板的全生動了，抽象的也就具體化了。因而深入淺出，趣味雋永，全不像一般科學書籍那樣沈悶枯燥。這三本書不但為大眾吸收科學知識的泉源，且可作中等學校理化科新型的課外讀物。

## 任何人之科學

作者說：「我們的主要目的，是在把數字萬物的偉大機構，也就是漸漸成爲科學的顯著屬性的物質之形式美與結構美，略加詮釋。我們要

克拉克 著 二元 均二元 正角

把通常分類的種種科學分支全部收羅在一起，看牠們怎樣配合成一個整體。一本書對於天文，物理，化學，生物學各方面都有活潑生動的敘述，使讀者對科學得到一個具體的概念並感到一種自然的美。初步認識科學的人，宜讀本書。

# 開明書店印行

本行一般書海現照定價六千倍各地加郵費雜誌各地一律二千五百倍計數之日買購依概購惠承如能可更變有時隨數倍劇甚動波價物來近惟倍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漢字第叁叁捌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